

紅軍秘話

來陽城畔

赤色的旗幟飄揚在湖南來陽縣城的高大的城牆上。大風狂吹着，展開那些旗幟來，顯出旗上的黑色鐵鏈與鐮刀的輪廓。有些旗幟是完全紅色的，沒有黑色的鐵鏈與鐮刀。有些旗幟上用中國字寫着「來陽農民協會」及「來陽工會」字樣。在這陰歷正月——一九二八年二月——裏，來陽西北產鏹的水口山鏹鑛工人的旗幟，也加入來陽勝利的集團旗幟裏來了。這鏹鑛工人遊擊隊的加入，好似一根鋼條穿進來陽的各階層組織裏，給他們以力量及方向。因為這些鑛工都是多年的共產主義者。

現在武裝的鑛工及農民在城牆上面移動着。來陽的赤衛隊！從他們的蔽舊冬衣的左袖上，纏着一道闊的紅帶子，他們的來福槍用皮帶斜掛在肩背上面。那步鎗好像是他们富有活力的身體的一部份了。城牆上赤衛士的眼睛是漆黑，熱烈，深刻的

806113

。他們留心瞭望着東北方的高山，平原，與天空上的××黨的活動；也向東南方瞭望朱德領導的紅軍的到達。

一個衛士正在囁嚅地念着城牆上飄揚着的一面紅旗上的字。他的眼睛好似看透了那面旗子，看到所有曾經存在過而將要存在的事蹟。他看見那面旗是紅的——在過去的中國歷史上，紅色總是預示着一種新生的來到：在新年頭一天，在一個孩子的誕生，在一次結婚中，都先看到一片紅色，而現在，那革命的旗幟是爲中國無數萬勞苦民衆的新生作前驅了。

他想到這次新年和以前的新年的不同。太陽會浸在紅色的光輝中，可是今年不僅是習慣的紅色季節；而是革命的赤色啊！而且今年不是富人們歡樂的年頭，却是農工大衆取而代之的年頭了。

他更想到在過去年代中，每到年底就須歸清一切債務，而新年是表示一切新鮮的。可是沒有多少人不負債的。每屆年終就是農工大衆和窮人的難關，誰能夠還得出錢給那些債主——高利貸者，地主，商人，資本家——呢？多少年來，勞苦大

MG
I 253
49

來陽城時

衆是耽着怎樣的心過着這一個季節啊。無數的窮人聽過地主們唸那刻板文章。這個文字契約，使他們爲了償債，就連最後的一些土地也送給地主了。

『廣福及子孫後裔謹將土地永遠讓與胡地主及其家屬並誓爲胡地主及其後裔之永遠佃奴。』

農民陳廣福押

當在這樣的契據上簽押的時候，有些農民總是跪在地上，對地主叩頭，想使地主的心軟下來，哭泣着，懇求着，想這樣的拯救自己的自由人格。可是那些地主的心都好似狼心狗肺。因爲即使農人是族人或是近親，那地主仍說他是因爲太懶惰了才窮苦的，或者說他的八字太不好了。可是地主自己是在一個好時辰裏誕生，就該定是一個富人的命，——可以過地主及官吏的生活。

也有些農民對他的壞命運努力掙扎。他們努力工作，好似他們不相信他們的苦八字。在收穫和播種的時候，他們到廟宇裏去燒香拜佛，把他們的汗血錢佈施僧人。可是，他們雖是這樣地禱告菩薩保佑，他們的命運却仍是全世界人類最壞的命運。等到一年的除夕，他們仍得到地主那兒去出賣自己的女兒——以拯救他們的田地。



3 1772 3601 9

和家處。可是那女兒的賣身錢是這樣的少，——最多是五十元大洋。這邊不夠抵還舊債。他們的兒子只好去吃糧，每月除了飯食以外只能賺五六元錢。可是那些長官們總是中飽兵士的月薪，使他們不能多一個錢可以寄回老家去，農民眼中的世界是一個強暴的世界，那世界裏有錢有勢的人都是比虎狼還兇狠。

那個農民這樣的回想着過去的新年和地主。爲了他的田租，他繳完了他的最後一粒穀。爲什麼田租須佔收成的百分之五十或六十呢？這樣還不算數。他還得送禮給地主。而他的妻女，每逢節日，還一定得到地主家裏去義務幫忙。他也得給地主繳工，並送些雞和蛋去。

無形的痛苦嚙着那農民的心。新年到來，他得挑着重得連扁担都壓灣的兩大担白米，在狹窄的小路走到地主家去。在地主家裏的大廳上，他工作着，他的瘦削的臉頰上熱汗直流。有許多和他同樣的農民在那兒。那肥胖的地主穿着狐皮袍子，在廳上踱來踱去，監視他們量米。他隨身總帶着衛士：在一九二七年，那些衛士的帽上是佩着×××的黨徽了。

農民滿心痛惜的看ней着量他的寶貴的米粒。那兒有竹頭編成的面積極大的竹器米一倒上去就恰好鋪開來。所以地主就能看出是否有小石子或沙泥混和在米裏。那兒有各式各樣的量物器具，小至於只能盛一握米的竹管。而且，即使偶然有半杯米剩在農民的籃子裏，地主也會不給一錢的算起自己的米。

這武裝赤衛兵注視着插在來陽城牆上的那些赤色旗幟，腦裏回憶着過去的那些生活景象。這些使人想起地主們借債或討債和收米時的狡猾辦法。在初春，當米少價貴時候，地主會借一担米給農民等秋收時收回，地主們說：

『米價是十元一担。秋天你得還我值十元錢的米』。

農民是不容推却的。只有接受這担米，否則便挨餓。於是，等秋收時，地主或是他的帳房會來索討值十元錢的米粒了。可是在秋收時候，米多價賤，只值三四元一担了。可是契約訂明那農民得歸還值十元錢的米粒。十元在秋天不只值一担，而至少得三担了。假如不償還債務，田地就得給沒收抵還債務了。

地主們還有別的剝削方法。地主的妻子們在冬天會送些舊衣服給農民。價格可

同新的一樣。可是農民是這樣的窮，他們爲了迫切的需要，不得不接受那些贈物。這些舊衣服的價錢也得用米穀來償還。債務好似一口死去的世紀的棺木——重利盤剝的地主壓在農民身上的棺木。農民有時會停下來，望着這把一切的人性從他身上壓出去的棺木。在這口棺木中，他可以看到他孩子的紅色老虎帽，那是地主的大老婆賣給他的。爲要慶祝那孩子的誕生，他借了一筆債；而在十七年後，爲了埋葬在軍閥內戰中受傷而死的那個孩子，他又借了一筆債。在一個大旱災之後，爲了食糧和種子他又借一筆大債：他和家人是像蟄伏的蟲類一樣的度過那年冬季，他們只啜些剛夠維持生命的薄粥過去的。而等到付不出債務時，田地是被地主取去抵償了，而且在那苛刻的契約上畫了押。

在前清是這樣過活，在民國時代還是如此過去。近年來地主的刻薄是無以復加了——農民的痛苦也達到頂點了。

農民是如此痛苦，工人也得到同樣的命運。水口山來的鑛工，可不是把他們的非人生活，以及去年年底幾個月中××黨的可怕的「恐怖」講給農民聽過嗎？爲了

組織工會，不是有好幾百鑛工被屠殺了嗎？那些資本家可不是要把有自由思想的人都殺掉嗎？於是，跟農民一樣，鑛工也反抗了。中國中部完全是反抗的火燄，工農羣衆用石塊，菜刀，以及古老的刀劍來戰鬥了。

所有的赤衛兵都看到來陽城上插的紅旗所反映出來的過去情景。他們能永遠忘掉嗎？在來陽別邊城牆上警衛着的那些赤衛隊士能忘掉嗎？保衛城門的人會忘掉嗎？在城外山上和村落裏面的人能忘掉嗎？

那些赤衛隊士記起當一九二六年時，從一個城鎮到另一個城鎮的人們傳說着。他們是路工，鑛工，兵工廠工人，工廠廠工，和少數智識者。他們談着關於組織的事情，關於從南方開來的爲了一致的反帝革命而和共產黨聯合起來的國民黨軍隊。國民黨應允農民，假使他們幫這聯軍奪得全中國的話，便可以減田賦百分之二十五。共產黨的組織者也談着二五減租的事情，於是農民們開始喊：『不付田租！不付賦稅！不付債務！』了。

這些來談着組織和勝利的勞動者們和智識者們，這些共產黨員們，把組織工會

和農會的一切東西遺留給了農民們和工人們的各小團體。而在這些小團體的周圍，又聚集着那勞苦的大衆。他們曾聽到說過在遠遠的外國，工人們和農民們曾揭竿而起，爲革命而戰，把富商，軍閥和帝國主義者從他們的土地上驅逐出去；他們有他們自己的政府，自己的軍隊，他們自稱爲工人，農民和兵士的蘇維埃。

於是俄國革命的漣波輕輕地流過了華中的城鎮與村落，密語着俄國農工的事業及成功。於是來了國民黨旗幟下的南方軍隊，可是在那些旗幟下面却潛伏着茅盾：那些官吏——地主和資本家的子孫——是反對那些農工在城鎮和村落裏的組織和行動方式的。農民協會及工會却仍是繼續這活躍的生命，而且無數萬的男女都傾注進來了。而且永遠有新的工人離開城市到四鄉去做組織，宣傳，及訓練的工作。

鄉村裏的地主席卷所有逃避到城市去。可是農人却捉住了幾個地主，解到農民協會去，告發地主壓迫窮人，高利剝削，役使奴隸等劣跡。有些農民協會開始沒收並均分地主的田地，而以自由人的資格耕種着。

農民僅過了幾天的自由生活。可是×××軍隊的軍官，地主，資本家和城裏外

國人，却極力阻咒起來了。他們攻擊：『共產黨誤國』共產黨答復：『中國是誰的國家？中國是無數萬勞苦工農大眾的！』

可是在富人和當權者看來，工農並不是「人」，不過是為他們的享受而生產財富的牛馬而已。所以他們稱呼共產黨及農民，工人是「飽爾式維克的傭員。」

農人和工人一些也不顧及~~是~~是繼續於組織工人——及至一九二七年春季，官吏和富人和有權力者反過來屠殺他們了。這屠殺在四月裏開始於上海，而在五月裏開始於湖南。在湖南，好幾千農民像秋收時的稻一樣的給刈掉了。於是這恐怖流行於全中國，無數想掙斷傳統的奴隸束縛的男女，在華中華南的高山和平原上戰死了。

那些農民和工人躲在深山裏，用長矛，發鏢的刀劍，少數奪來的步鎗和手槍抵抗着。可是他們在平原或小山上是被打敗擊退了。於是地主由××軍隊保衛着又回來了，整個村落落在恐怖中戰慄着。被俘的工人和農民，他們是一度想掙斷奴隸的鎖練的，現在跪在指揮刀和機關鎗前，他們面對着那些擄掠者怒吼着：

『農民協會萬歲！革命萬歲！共產主義萬歲！』

幾個月後，地主在兵士護衛之下到田地裏來了，他們指揮着犁田，播種，和刈獲。他們對農民說：

『二五減租的計劃是共產黨的陰謀啊！掛羊頭賣狗肉啊！』

他們的意思是說共產黨假借一個好名義來實行他們的壞計劃，因為羊肉是一種佳肴。

可是在憤怒的沉默中靜聽着的營養不足而瘦瘠的農民，知道共產黨的計劃只有對地主不利，對農民却正是羊肉一樣的佳肴。

從湖南東南部的山谷裏到江西，直到迢遠的廣東的南方，都響應着窮人的吶喊和揮動的手臂。南昌城的工人聯合了覺悟的軍隊在夏季起來，戰鬥着，不久給擊敗了。他們向南方且戰且退，經過江西，開入廣東省；他們在那裏遇到了阻礙，接着便聯合了廣東的工人在廣州四郊作戰。在中國軍隊及泊駐廣州城外珠江上的外國軍艦聯合攻擊之下，他打敗了，餘衆再退却。共產黨軍隊在退却中互相分散。有些部

隊向東北進江西省去，開始一個勞苦大眾反抗資產階級的長期戰爭。共產軍司令朱德率領一枝向西北前進，打進湖南南部，而和東南山林裏的農民遊擊隊聯合起來。

來陽城於是革命了，四周的村落也都響應了。那裏沒有一個完整的村落，男女們不斷的跑到新墳墩裏去。沒有一個山谷不是響應着這呼聲：『不付租！』『不還債！』『不繳稅！』沒有一個山谷不躺滿着戰死的，半裸的農民屍體，他們僵硬的，手緊握着鎗或竹茅。

來陽城由一個青年軍人，吳崇浩領導反抗的。他擊退地主及商人手下的民團，又打敗進攻來陽的兩隊湖南省軍。敗退的湖南省軍沿途都受襲擊；驚汗直淋的地主跟着軍隊一同逃去。

來陽的赤衛隊士注視着紅旗，回想那種往事。那就是農民，工人和起來奪得來陽等待朱德領導的紅軍的到達的，從水口山來的三千礦工的回憶。那就是全中國有遠見的人們的回憶。

現在來陽已過了新年。現在不見穿新衣服的富人在街上炫耀了，只是礦工，工

人和農民在店前的鐵砧上，修理那些舊鎗，大刀，和尖銳的長矛。裁縫在低陋的店裏縫綴粗糲的麻袋。他們對那些張大着眼，驚異的孩子們解釋着：『這是給我們偉大的紅軍同志兄弟們的米袋！』

在院子內窗前，坐着婦女們，她們低着頭工作。窗格上整齊地糊好白紙，時有樸素的桃樹影子影在窗紙上。一個女孩會憂慮着她的工作說：

『你看，就算打上兩層鞋底，這鞋子也不能給紅軍兄弟們穿到茶陵』。

農民們挑着滿籃的米到來陽城來。他們有些驕傲地微笑着說：

『這是××村農民協會送給我們紅軍兄弟的。這一點點小意思——實在算不了什麼！』

可是誰都知道他們送來的實在很多。因為現在才只初春，即使沒收了地主們的米糧，誰都沒有足夠的米可以支持到秋收時候。

那紅軍——那紅軍是什麼呢，紅軍在那兒呢？

紅軍有好幾支：紅軍司令賀龍為了蘇維埃正打進華中的湖北省去。紅軍司令毛澤東

從揚子江邊武漢打到湖南的東北部山林裏去，聯合了許多農民遊擊隊，建立了農民革命委員會。這委員會以後便變成蘇維埃。

可是來陽等候著的紅軍是南方開來的朱德領導的紅軍。×××軍隊曾去攔擊過，可給打敗了。

向來陽前進的紅軍是一股武裝羣衆的洪流，聯合了農民遊擊隊，清除地主的土地，解除軍隊和民團的武裝，分發鎗械給農民協會，當紅軍到達的消息迅速地一村村的傳過去的時候，那些農民開始秘密會議，地主們開始虐殺了。

在一個村落密集的小市鎮上，當得到紅軍將來的消息後，地主就在那兒殺死了許多農民。那個市鎮叫劉家鎮，劉家的老家藏在高圍牆裏面。市鎮四周的有些村落也屬於劉家的，因為那裏都住的那大家庭的佃戶或是農奴。

劉家得到紅軍將到的消息後，就由當鎮長的族長去請了軍隊來。他們家的男子隨身佩帶毛瑟鎗，而女人躲在家裏。

一天，劉家的長子掛着毛瑟鎗在街上走過。一羣農民站在街上低聲講話，可是

當他們看見劉家長子走過來，就停住不講了。那長子走過後回頭看見他們又在談話，并溜眼看他。一個劉家的佃戶韓某也在他們裏面。那個佃戶的態度，一點也不像地主心目中的農民那樣。即使別人鎗斃了像他那樣的六個人，他也還是沒改變態度。

後來，當劉家長子又走過村子上的街路時，他看見韓某在茶館裏和一羣農民談話，他們都專心聽着並點頭贊成。他們中間有幾個是劉家的工人和佃戶。

劉家長子竟做了一件地主們從未做過的事。他走進那醜醜的茶館裏去，在面對韓某的桌子邊坐下。室內頓時靜默了。站在亂堆着什物的粗糙的櫃檯後面的肥胖的茶館主人，急以肘子輕觸他的妻子，一面點着頭。那女人瞪着眼睛，幾乎使眼珠突出眼眶了。她企圖別損失了什麼東西，便搶了一把滿盛沸水的大銅壺，忽忽地走到那茶桌邊去。事情就是她的長舌引起的。她說：

「窮人日子太難過了，有錢人別再太剝削窮人啊。」劉家長子大聲說：

「日子難過是因爲盜匪太多——還有那些懶人不還債！」

一個衣衫襤褸憨直的農民望着茶館遠處的山頭問道：

『盜匪！有盜匪嗎？』

『盜匪！——當然有的。那是你們都知道的！他們搶掠、姦淫、屠殺！』

『啊呀！』那茶館主婦用一種無意識的聲調叫着。

於是又靜默了。最後劉家的長子又說：

『現在有一股盜匪正向此地來。可是我們會一個不讓他們活的，政府軍隊正在開來救我們。誰幫匪徒就得吃苦了。正直的人會幫我們，一起保護我們的村鎮和財產的。』

當他講話的時候，他像一個司令似的注視韓某及那間小屋子的四周。在黑暗屋角裏，一個人說：

『啊！好的！我們窮人只有債務，沒有別的東西怕搶掉的。』

劉家長子朝那屋角裏看！可不能看出誰是說這話的。於是勇敢的韓某注視着劉家長子的面孔沉着地說：

『一隻吃人太多的老虎總有一天落在陷阱裏的！』

劉家長子本能地把手放在鎗上。可是，他想還是妥當些的好，他從袋裏摸出兩個銅板來。他丟在沒有喝過的茶杯旁邊。他不看一個人就出去了。有些人在他後面裝鬼臉。

那夜，韓某就發民團從他的醜醜的茅屋裏捉去。他拚命掙扎，可是他們把他拖到劉地主家裏去。從此他就沒有出來過。

農民領袖被拖進那地主家去而不再回來的，韓某是第七個。

第三天夜裏，從別一個市鎮逃來的地主的一家，帶給劉家一個極大的恐怖。在嚇呆的婦女們耳語聲和孩兒們的啼哭中，劉家知道朱德的紅軍已到那市鎮了。駐在那裏的軍隊給擊潰，一個富有的高利貸商人和兩個地主給捕獲了鎗決。

那逃來的地主戰慄地說那紅軍是『不怕死的豹子樣兒的人。』

在天明以前，劉家和他們一起逃走，他們帶着民團做衛隊。那些僕人和奴隸像牛馬樣背了主人的財物被驅在前頭走。駐鎮的軍隊也以爲最好不和那種拚死作戰的

軍隊遭遇。

於是在第二天，紅軍由農民領路翻過山頭到來！鎮上和村落裏的居民都箝食盡漿的出來歡迎。紅軍兵士和農民在劉地主家裏找出韓某的屍體，屍體已是僵硬冰冷了。躺着的是一團肉塊，沒有耳，舌，和眼睛，被鍊條縛在一間空屋內的牆邊。一條染滿血污的銳利的竹鞭丟在屍旁的地上。

那屍體被抬過高狹的走廊，擺設着精緻的傢具和大鏡子和古董的大客廳，及歌功頌德的貞節牌坊。於是走過鋪着奇異的花崗石，樹木，和桃樹的花園；又經過另一條高狹的走廊，而走出備有槍眼的沉重大門。

韓某的屍體放在一塊板上，蓋着一面紅旗，農民和紅軍兵士爲了尊敬他而守着屍體。當農民協會和手工業工人協會組織之後，韓某的屍體在千百的羣衆集合之下落葬。那一度名爲劉鎮的市鎮，是改稱那大無畏韓某的名字了。

紅軍的洪流繼續前進戰鬥着，組織着，武裝着民衆。終於等到那一天，來陽城上的赤衛軍看見農民們迅速地跑着。他們跑到的地方，村民像池水被投了一粒石子

卽起旋渦一樣的圍起來。於是他們跑來了，由小路到大路上，穿過來陽城門來。

城裏的街道都充滿了旗幟，鎗炮，刀槍。赤衛軍是極焦急地望着東方。當下午向晚時候，在山那邊發現了一大羣人，叫喊着和歌唱着。他們是武裝的。他們的鎗桿和刺刀似乎在陽光裏笑着。那些矛頭和木柄接連起來的地方，飄揚着一箭紅纓毛。陽光照在一面大紅旗上，把這面大旗變成一股火燄了。

紅軍經過東門開進來陽城來。他們是堅強的棕色的人，衣衫襤褸，滿身是創痕。許多人是受傷或生病的，可是大部份都步行着！有些人是躺在昇床上由農民抬着走。許多人是赤脚的或用草和破布裹着脚。

他們有三千多人，其中近兩千人穿着制服。那些穿制服的人是反叛的兵士，去年夏季他們在南昌叛變而向南方前進到廣東去。他們大部份有步槍。其餘沒有制服的人是從湖湖南部來的工人和農民遊擊隊，工人中也有在廣東作戰過的。其中有些是廣東兵工廠的熟練工人。少數人有步鎗。少數人有手鎗，其餘就攜帶着鎗，劍，刀。那些農人遊擊隊拿着斧頭，鏟子，鐵棍，長矛，削尖的竹棒。

在城裏預備開羣衆大會的大空地上，慢慢充滿着人了。屋頂上，樹上，和城牆邊，都黑壓壓地站滿了人。

城牆兒的堤上站滿了婦女和孩子。一個短髮亂飛，大足的長條子女人在她們前面躡着，——那是張姑娘，來陽婦女協會的領袖。等軍隊集合之後，她高舉起兩手揮下來，一次又一次的指揮着。

國際歌的旋律在上空蕩漾起來。那頭一個尖銳的字，『起來！』是像一聲戰爭的呼喊。穿灰制服的男人加入唱了。幾個礦工揚起他們的沉重的喉音。可是大多數農民是第一次聽到這隻歌。他們熱切地，不知疲倦的靜聽，注視着他們唱歌的伴侶的嘴唇。

歌唱完了。吳崇浩，他是組織並領導來陽城起來的，表示歡迎紅軍。他後面跟着工會和農民協會的代表。張姑娘毫不慌張堅決地演講着，那些婦女們都驕傲地聽着。水口山礦工領袖孫鐵匠站起來講話，他的聲音直可達到最遠的人羣。

現在是紅軍司令朱德講了。一個瘦長而強壯的人，刻苦而嚴厲，在他的上唇有

一撇黑鬚，像軍隊的其餘人一樣，他穿着潔淨的久經雨雪而起縐紋的敝舊的灰色軍裝。他看上去約計四十歲或是再老些。

紅軍戰士都知道朱德的革命歷史：他是四川人做過許多年的軍官。他曾留學德國，就在那兒成爲一個共產黨員。一九二六年北伐，他是北伐軍的一個軍官。××將軍曾令朱德的上級指揮官殺掉他，可是並未實現。那上級指揮官當時設席宴請朱德并招妓侑酒，朱德即席賦古詩一首，那首詩是講一個美麗的棄婦的。朱德在席上否認他是一個共產黨員，他的指揮官就未下毒殺他，并違背命令不肯把他鎗斃，所以，朱德是騙過那指揮官而得生了。後來他充任南昌衛戍司令之職。可是八月初革命發生時，他領導了他的軍隊參加革命戰爭了，林彪是他部下的一個青年共產黨員，協助他作戰，現在也和朱德一同在紅軍中。

朱德成爲一個共產黨員後的生活，是相當刻苦的。並不希奇的，簡單的他非常熱心地實行他的信仰，而且從不猶豫返顧。因爲他是軍隊中共產黨部的一份子。且是農工大衆建立政權過程中第一次艱苦鬥爭的軍事領袖，他的名字就傳佈於全世

界了。那些外國報紙和中國政府機關報都稱他是『一個匪首』。

一九二八年二月，他那稱為匪首的人，那為無數萬農工所愛戴的人，是到來陽來演說了，人們都放下鎗械，好似這樣可以聽得清楚，礦工們深深地吸一口氣。他們冒一切危險跟住這個領袖，他們是起來了，戰鬥着并前進着。他在將來也定是他們的指揮者。

朱德向下一望，那是充滿熱切的臉的大海，好似內層蘊滿火焰而發着光，那些臉是堅決的有自信力的人的臉，那麼急迫的，好似他們是飢餓着。可是朱德生來就不是一個善於雄辯的演說家。他不知道什麼花團錦簇的句子，只是一個胸有城府的實幹的人。他開始追求這革命運動。在一年前南方的軍隊向北方前進，以及×××設計破壞這革命的情形。×××聯合了封建的地主軍閥，和帝國主義者；以他們底混合的力量摧殘中國農工大衆的革命。他談到共產黨的均分土地和反帝國主義革命的計劃。

他也提及廣東的事件。那些廣東的勞農羣衆是怎樣地在十二月十一日，那天發

動的，在握到權力的五十八小時之中，成立了他們勞農和反叛兵士的革命委員會。他們的口號是「土地歸農民和兵士所有。一天工作八小時。工人管理工廠。建立蘇維埃。廢除普遍的農奴制度的一切殘餘勢力。沒收和均分土地。廢除債務，租稅，和軍費負擔。打倒帝國主義者及其媒介人×××在中國的政權。」

他談到那「公盟」給中國軍隊和外國軍艦的聯合武力所擊破。現在在來陽的軍隊中，有許多人會是廣東的戰士。

他講全國各處的農民暴動，以及城市中對工人及前進的智識者的恐怖。他講×××的勢力，和民衆的勢力。他把中國勞農和紅軍的形勢與蘇俄當時抵抗帝國主義者軍隊及受其接濟的白俄軍隊聯合侵犯時的形勢相比較。蘇俄勞農已做到的事蹟，中國勞農也能夠做到的。

他的演說被羣衆的熱切歡呼所打斷了。

他又繼續講紅軍的許多戰事和勝利，及紅軍的敗績。他說，中國勞農大眾除了紅軍之外就毫無保障；每一個戰鬥員，不問屬何階級，一定不能忘掉這一點。紅軍

是由民衆中組織出來的，而且一定得保住他們的武裝力量。他們現在要奮鬥，聯合其他的紅軍及各處的農民遊擊隊，奮鬥到等他們完成了土地革命及肅清誤國的××和其後台老板帝國主義者在中國的勢力爲止。這是紅軍的任務，一個很艱難的工作。這會犧牲無數的人民。勞農大衆沒有別條路，服從×××就是服從封建的地主和軍閥，并且使中國變爲帝國主義者的殖民地。假如必需的話，就得爲革命奮鬥，爲革命而死；使在勞農政府治理下的中國成爲一個自由的中國，而且全世界的工人會幫助我們。

當他講完了，來陽充滿了歡呼和喝采聲，來陽的最遠處都可聽到這聲音，——即使巡查着瞭望城外和遠處天邊的赤衛軍也能聽得。

第二天，水口山的礦工遊擊隊也在來陽編入紅軍隊伍裏了。他們的領袖孫鐵匠被推舉爲礦工隊的司令。另外一個礦工胡某，曾協助孫某實現水口山的暴動的，被推舉爲支隊長。農民們編到礦工的大隊裏去，而礦工們也編到吳崇浩指揮的農民大隊去。

軍隊計六千人，仍只有二千枝好的步鎗和手鎗。水口山的礦工從憲兵方面奪得幾枝自動步鎗，兩枝機關鎗，六架大炮，和幾百枝長矛。

沒有步鎗的人就帶着自己製造的或奪獲的兵器——鐵條，劍，刀，鶴嘴鋤，斧頭，指揮刀，或削尖的竹棍。

全體都訓練成一個戰鬥員以補充受傷，生病，和戰死的人員的缺額。每個部隊都配備廚子，攜帶藥品，食物，子彈，和負傷者的勤務人員。軍隊中政治部的每個男女都訓練着怎樣使用鎗械，每個男女知道他們將來所能得到的武器只能在戰爭中從敵人處奪來。每一枝步鎗，和手鎗，每一粒子彈都值一個人的生命，而每枝機關鎗至少值一百人的生命。

在這一半是遊擊隊，一半是軍隊的紅軍初期，許多南方軍隊的老習慣仍是剩餘着。軍隊的政治工作，以及村鎮中的鼓動和宣傳工作，都只歸軍隊的政治部負責，政治部範圍很大；由共產黨黨員領導，並無武裝的，政治部有和軍隊司令一樣大的權力。朱德是委員之一。政治部的其他人員包括智識者或是農工，許多是由共產黨

黨部和共產黨青年團挑選出來的。

政治部召集各城市村鎮的羣衆大會，在村鎮的牆上貼標語，印刷并散發宣傳品。如村鎮羣衆沒有組織，政治部便幫助他們組織起來。已有組織的村鎮，政治部加入他們工作，並帶給他們許多革命的宣傳和鼓動。這是政治部，共產黨部，和共產黨青年團聯在一起實現中國共產黨的計劃；而政治部使紅軍成爲軍事和政治組織的力量，具有革命原則的武裝民衆。

以後紅軍的政治活動是改變了。在羣衆中的鼓吹和宣傳工作，由軍隊各部抽調出來的兵士負責。

在紅軍裏有附屬於政治部的委員會，一個是充公委員會，專管沒收來的富翁或地主的貨物，——米鹽，藥品，衣服，紙張，墨水，顏料。軍隊中的個人不能隨意取用自己所需要的東西，只有充公委員會能決定誰的財產應該沒收。它從富人處奪來貧民汗血結晶的財富，而把這沒收的財產用於革命。

在這充公委員會裏，有軍隊醫藥部的代表加入。醫藥部的人員極少，因爲中國

的醫師的出身都是資產階級。醫士都是地主，資本家，及富紳的兒子。他們不願爲了粗魯的農工或有先見的智識者而血污自己的手，他們只醫治富人，有權力者。

所以在一九二八年春季，這支紅軍只有六個人會研究過醫藥而且也只曉得一些，只有一個人習過外科並知道外國藥品的用法。在第一次加入紅軍的貧農眼中，那個外科醫生似乎是一個魔術家。因爲他能拿一枝裝了藥水的針刺進一個人的手臂或腿膀裏面去，而毫無痛苦的把子彈拿出來，當紅軍得到城鎮後，這個外科醫生帶着充公委員會的人員到各大藥舖去搜尋外國藥品。可是他並不是每次都能找到；於是受傷者只得閉了眼咬緊牙關，單靠他的技術和慈悲了。

在這初春裏，這紅軍是如此的；一個新生的革命力量，一半仍是遊擊隊。受訓練的人們的脚步聲和店裏鐵鎗打在鐵砧上的聲音，在來陽互相呼應着，躺在廟宇裏，屋子裏和小醫院的受傷者，假裝傷已痊愈，他們怕軍隊再前進時他們會被留在後方。

每天早晨太陽還在東面山後時，城裏紅軍司令部的軍號就吹起來了。

在城牆上的武裝赤衛隊一邊不停地來往踱着，一邊聆聽着。他們的黑眼珠向東，南，北，三方的山谷和天邊仔細察看。守望着敵人，守望着報消息的飛奔的專探；守望着開火的信號。新的衛隊來代替他們。他們互相行禮，互相談講夜晚或白天的事情，在別處鄉和裏的農民斃了和兵士的行動，勝利或失敗的新消息。當他們談話的時候，他們的臉因關切而緊張了，同時察看着城外情形。可是那紅旗，他們的希望的旗幟，繼續在他們的頭上飄揚着。

紅軍生活的片斷

是夜晚了，紅軍在一個被一條大河橫斷的山谷裏露宿。早春的初次暖流已在山谷間飄蕩了。山谷裏的積雪都已融化。明天早晨，這支軍隊就要在土着人民和軍隊工作人員所築成的浮橋上渡過這條河了。

廚子們在掩蔽物後面築起爐灶來，小心地看守着火焰，務使不被敵人望見。可是這稀少的飯食把一種難忍的飢餓帶給了這些疲憊的人們。

密探們探得消息，一個江西軍閥有許多軍隊在東面的城鎮裏，在北面，西面和南面，又佈置了湖南軍隊。在這一天裏，紅軍已在這山邊和白軍戰了一次，此外更和小部隊接觸了二次。一小隊戰士現在躺在那河邊，低聲談着戰爭。那青年吹號手，余剛，他曾做過一個鑛工，伸開手足躺着靜聽。

『現在是春天了，那些軍閥像熱天的臭蟲一樣的爬出來了！』一個鑛工的粗壯的聲音說着：『什麼地方都有烏龜！』

『是的，今天我們已戰鬥着跑了二百多里路；假使我們能夠走到井岡山……』

『各處都有烏龜爲什麼要向前走？』那礦工插進來說：『我們應該肅清此地，

因爲這是我們的將來的根基。嗶啾！想想這一點看——西至來陽而東至井岡山……

……等着——當我們達到了毛澤東而改組起來，我們會有我們現在這樣兩倍強大！從

此就不會再敗了！』『打敗嗎？我們從來沒有給打敗過！』一個兵士抗議了

『當我們奪不到槍械時，那就是打敗！我們不是正爲了鎗械而打仗嗎？』

『不完全爲了這一點。我們爲要在羣衆中建樹革命而戰鬥的……』

『除非我們有鎗械，我們不能夠做到那一步……』

『除非我們的羣衆工作再做得好些，我們什麼都做不到。現在我們不能長久地駐在一個城市或一個村鎮裏，去告訴他們，我們實在爲了什麼才戰鬥的。普遍的農民不懂我們的標語的意義。』

一個曾在香港做過印刷工人的紅軍兵士說：『我們的政治部太軟弱，我們需要

一部印刷機……』

余剛翻過來說：「就是我也不能夠讀報！雖然我是一個礦工。所以那些農民也不能夠看報！」

「每一個村鎮裏總有一二個人能夠看得懂的——至少能懂得一些。人們會學習着讀我們的標語，假使他們發生了興趣……我總是想到政治部應該改革。現在只有少數人做着那些煽動和宣傳工作。我們一定要全體學習去做這工作，」

一個農民出身的兵士加進來說：「我知道如此作戰，可是我不懂怎樣弄宣傳工作，我沒有概念。」那礦工訕笑起來：「呸！你戰鬥着就因為你對革命有着概念！你總可以告訴那些農民，你為什麼戰鬥的。」

「我試過一次。我說：『不付租，不還債，不繳稅！殺死那些地主！』可是那些農民問我：『那末，等紅軍離開之後，我們將怎樣呢？那些地主和軍閥有同樣的狠心的。』」

那礦工又說：「他們是已被那些虎狼吞噬了，對嗎？他們就對那些虎狼翻善些也不能使他們自己過得好些的。」

『是的，我對他們說過。那些青年農人是不怕打仗的。』

『同志們』，一個指揮員走到這黑暗角裏來，說，『假使這整個軍隊都像這樣談起來，敵人會很容易的發現我們！』

人們都沉默了。他們移動了他們的地位而躺在地上，跌進一個紛擾的睡眠裏去。余剛站起來，在黑暗中躺在地上擠緊着取暖的軀體間找着路走，他們的槍械都放在他們的頭下或放在手臂裏。走近司令部，他在一羣人中間躺下來。在他的頭部的近段，坐着許多黑形，低低的談着。他聽到朱德的聲音，礦工領袖孫鐵匠的回答，來陽的吳崇浩的柔軟的聲音，胡礦工的寥寥的幾句話。

那些指揮員是計劃着他們的路線。

余剛靜聽這黑夜的一切。這是黑暗的，什麼都看不見，雖然這山谷和小山好似醒了，有知覺了。好幾千人在冰冷的地上紛擾地翻着身。那些受傷者發出沈重的嘆息和呻吟聲來；許多人發出肺癆的咳嗽聲來。下面是那些哨兵，可是余剛想他們也一定得睡一下，在整天的疲乏的戰爭和走路之後。

離開不遠的地方睡着朱德的妻子張姑娘，裹在一條舊毯子裏。在他的臉上浮起一幅她的眼睛的印象，那時她以來陽的一個代表的資格，來和水口山礦工游擊隊會晤。從此以後，她也一同在湖南叢山裏跑路和打仗。她是變成男人們一樣消瘦了。他時常看見她在疲憊中戰慄着。他注視着她把她的手放在朱德的手裏去，似乎可以得到些力量。他記起當朱德的眼睛看到她的衰弱的受傷的身體的時候，在朱德臉上滑過的一種奇異的恐怖表情。於是他又想起，有一次當他們一同睡在一個小山邊的時候，在夜裏他突然走近他們兩人的身邊去。他們的身體互相擠緊着，他們是這樣的安靜并且這樣的平穩，似乎他們連呼吸都停止了。余剛站着，注視着他們，驚異着男女間的愛情。

從他的記憶裏反映出兩個礦工對於婦女的談論。他們好似在講着張姑娘，雖然並未指出她的名字。一個礦工把他的頭枕在膝蓋上坐着。

『有一次，』他粗魯地說：『她躺在我的旁邊；我們正在山邊和白軍打仗。我看見她的手臂沿着槍桿伸出來……當你注視她的臉時，她並不怕你的……』』

『……怕，不，……她知道一個男人沒有一個女人是不能夠永遠過活下去的。』

『我想……在她看來，當一個男人極需要喝一杯水的時候，她是很願意給他滿足的。……她不是是一個資產階級的女人，一隻空花瓶……她的身體不是保守着去賣給一個富有的丈夫的……』

『你這樣想嗎？……』

『我不想什麼……不要去想這些事情——可是什麼是一個男人能夠做的呢？』
在余剛的半醒的意識中交錯着張姑娘底臉和他的母親底臉的印象。他嘆息着而煩惱地翻着身。孫鐵匠和朱德的語聲模糊地傳到他這邊來。他們帶給他一種力量的感覺，於是他睡着了。

在早晨三點鐘，前哨發出的警告槍聲驚醒了睡眠中的軍隊。一枝敵軍密集於山谷中。這是湖南省的第八師，由一個××黨軍閥指揮，有很好的武裝，重機關槍。這枝軍隊已掘好壕溝及機關槍陣地。從朦朧的光線中，可以看見伙子在拖移着機關槍，掩蔽的小丘在那裏聳起了。

這些紅戰士蹣跚地跑着，緊握好他們的槍械，到處是簡短的，低聲的命令。胡鐵匠的聲音說着：

「礦工隊，……跟我……鏟子……鐵鋤……在這裏掘。」那些礦工開始掘起壕溝來，在他們前面堆起掩蔽的土堆。機關槍安排好位置。

在簡短的口令中，一隊隊的紅軍兵士帶着步槍，長矛，斧頭，開始迅速地跑過那些山坡去，在墳堆，石塊，樹叢後伏好。在朦朧的光線中，他們是一些灰色的急奔着的影子。有些人爬得這麼近於白軍的陣地，他們能夠清晰地聽到那面的口令。他們可以看到那些人在掘着新的壕溝，推着土堆，拖拽着機關槍和一箱箱的子彈。那些伙子和掘溝夫都是拉來的平民，厭惡地工作着。

一隊紅軍兵士，他們從前是廣東兵工廠工人并在廣東暴動中戰鬥過，用腹部貼地爬近那些掘溝夫去。他們是這樣的近，當他們指揮那些平民掘的時候，他們可以聽敵軍軍官的命令並看到他們手中的手槍。小心地，那些兵工廠工人找好掩蔽的位置，小心地舉起他們的步槍瞄準。他們等待着一個信號來時，就有尖銳的「拍拍」

聲從他們的步槍發出來了。他們的臉上一些也沒有興奮的戰慄，當他們看到那些敵軍軍官去掉槍，扑下地去的時候，當他們看到一隊兵士向他們衝來，爬着，跑着，放着槍的時候。

像一個兌換店員計算他的銅幣一樣的鎮靜，那些兵工廠工人向衝過來的人身放槍，小心地，每一粒子彈找到一個人。在他們旁邊，他們聽到他們的同伴們的步槍聲，他們也看到那些衝來的白軍兵士向他們面前扑下來，慘叫着。

那些白軍騷動着，呼喊著。他們的機關槍開始兇惡地吼呼起來。這山谷漸漸充滿大炮的怒吼，人的叫喊，受傷者的慘叫了。那些敵軍開始向前移動，似一長條的灰色條子，總是前進。壕溝裏的工人對好那些衝來的人放機關槍。從那些小山邊，紅軍的精銳的射擊手發出沉重的射擊來。於是那些白軍退却了，在土丘，樹木，石塊後埋伏好。暫時靜止了，於是從那小山邊飄來那些紅軍戰士的呼喚：

『地主和軍閥的走狗！爲地主而拚命啊！爲軍閥而拚命啊！爲那些給槍械和子彈給你們，指使你們屠殺農民和工人的帝國主義者而拚命啊！』

那些白軍騎着。他們的重機關槍又開始兇惡地掃射了。一部份白軍轉到後面來襲擊那小山邊的紅軍。可是持着刀槍的農民攔住了他們。在「殺！殺！」的嗷聲中。農民們衝過去，勇猛地打着，於是帶着步槍，受傷者退回來，有時並帶回俘虜來，於是，當殺聲再停止和機關槍停止射擊的時候，那些紅軍兵士又對敵軍兵士叫嚷了：

『我們是工人和農民！你們爲什麼要打我們呢？你們是爲着地主在拚命啊！土地應屬於農民和兵士的！給工人們一天八小時工作！』

白軍陣地會靜靜的。被紅軍俘獲的白軍兵士會爬回白軍陣地去，說：

『他們正似我們一樣的。他們只殺掉那些軍官。他們爲農民和兵士的土地而戰！現在我要問——我們爲什麼替地主來拚命呢？』

這樣一點鐘一點鐘的過去，戰爭繼續進行。後來，在這小山邊的一部一部的白軍會朝面對着他們躲在掩蔽物後面的紅軍揮手。『我們要歸順你們了！別再擊啊！』他們就走過來了，而勝利的歡呼從紅軍的陣地噴出來了。

從四周山地裏來的農民，持着長矛，大刀，斧頭突然在敵人後面出現，襲擊那些輜重隊和接濟部隊，俘獲那些背負着子彈和食糧的農民和苦力們。

從他們的壕溝後面，那些礦工們繼續開放步槍和機關槍。他們用棍棒舉起他們的大草帽來，把那帽子剛露出壕溝。當敵人伸出頭來打那些草帽時，那些礦工從別處會射着他們。

到中午時候，孫鐵匠告訴那些伏在壕溝裏的礦工，敵人在預備着來一個攻擊了。

隔了一些時候，那機關槍可怕的吼叫又開始了，於是來了可怕的吶喊聲，驚嚇紅軍戰士，那敵軍衝鋒了。

那些礦工截住他們肉搏，用刺刀格殺。那些農民在山上投着長矛，那些隱伏着的紅軍射擊手向敵軍隊伍射擊。那些白軍凶猛地戰鬥着。他們在礦工們的壕溝裏奪獲一面紅旗。

當礦工指揮胡某看見的時候，他的怒吼壓過戰爭的騷音。把他的手槍插在腰邊

的手槍套裏，他從一個受傷的同伴處搶過一把大刀來。這條大刀是礦工們從水口山保安隊奪獲的指揮刀中的一把。胡某用這刀格殺敵軍兵士好似他砍掉樹木一樣的。受傷者的慘叫和礦工們的沉重的『殺！殺！』的呼喊混和着。

那些白軍丟掉那面紅旗而開始一個亡命的退却。白軍退却變成一個潰退了，那些礦工佔領白軍的壕溝，奪獲許多機關槍，軍需品，步槍。

於是朱德發令停止追擊，在勝利的歡呼中，那些工人和農民從新據點上開始作戰。現在他們是用着奪獲的敵人的子彈了。那些土著農民搬走他們的受傷的人。他們的神祕的準確的射擊繼續打擊着並恐嚇着敵人。

那些白軍無目的地亂射着。其中許多人逃到紅軍這邊來。其餘的人等候着紅軍兵士的不斷的襲擊，而許多人毫不抵抗的繳了他們的槍械和子彈。

夜了，那些白軍來一個假攻擊。可是這不過是掩護退却吧了。最後，一切的戰爭都停止了。

紅軍指揮者檢點他們的部隊。余剛在那些礦工中間走着，靜聽着。那些礦工是

怎樣快的走着啊，他想！在這次戰爭中，已幾乎死了五十個人。此外還有人受傷，憔悴的人們艱難地呼吸着，可是預備好前進了。他們的指揮者，孫鐵匠，又受了傷。從水口山暴動以來，這次已是他的第四次受傷了。他仍是走着，一個瘦長的眼眶深陷的人。胡某，別一個指揮者，是傷了手。

在這軍隊中，現在有許多白軍的叛兵，和一些軍需隊裏的民伕。朱德對他們說：『兄弟們，你們可以回家去，假如你們希望的話，我們可以發給你們每人一元錢，和一些旅途上的食糧，因為我們自己也沒有足夠的食糧……或者，假使你們願意的話，你們可以和我們一起為革命而戰鬥。』

那些惶惑的農民和苦力注視這奇怪的軍隊，大部份的人都和他們自己一樣沒有制服的。有些人和他們自己講着同樣的語言。他們的指揮者不是偉大的有錢人，可是稱呼他們『兄弟們！』

『我想回去，因為我企念着我的家屬。』一個老農夫回答。

別一個人說：『到長沙去是有很長的一段路，我們會再被軍隊拉去拾他們的槍

械和食糧和貴重的衣服。」

又有一個說：「我們像囚奴像的跑了一千里或許再多些的路了。給我們槍械，教我們打仗吧。我們會顧慮到怎樣的死法嗎？」

可是一個從漢口來的鐵路工人很快地回答他，說：「我們不是戰爭着去死，可是去活啊！我們要建樹一個工人和農民和兵士的政府！」一個蘇維埃政府。來啊，兄弟，同志們，和我們一起爲生存而戰鬥啊！」

紅軍開始在土著農民築起來的浮橋上渡過河去。那些未受傷的人們在橋架上攀援過去，那兒發出了喊聲。當年青的工人們，在攀援中無力支持他們自己，跌下那激流的大河裏去。人們衝過河邊去救他們，可是在黑暗中看不見什麼，只有從下流傳來的軟弱的呼聲說明他們的命運了。農民們沿着河岸跑，叫喊着，可是唯一的回答是靜默。

余剛，聽到他的失去的同志底軟弱的叫喚，拚命地爬到橋架上去，一手一手的攀到那面安全的地上。他也搜尋着，叫喊着。可是那軍隊已預備開拔了，帶着一顯

充滿悲悵的心他和他們一起冒着寒夜前進。

寒冷，疲憊，而饑餓，那些紅戰士們前進着，由土著農民保護着。他們自從昨夜吃過一些飯外就沒有進過食。他們唯一的飲水是從那河裏用手捧起來的水。

向東面前進着，突然一些搖曳的軟弱的火光穿進這黑暗裏來。一個大村落橫在他們的前面，充滿着一羣羣的平民。沿着大街和其他方面排着搖曳的蠟燭，油燈，和火把。街道兩邊密排着一桶桶的熱飯和切碎的蔬菜。一壺壺的滾水噴出熱汽到寒冷的空氣裏來。

在這個村落裏，遠近的農民已燒好食物和茶水當作禮物來慰勞這紅軍。白天受傷的紅軍兵士躺在這裏，是農民們抬來的，由農婦們看護着。

這些飢餓的紅軍戰士站在街上大吃。有些人用手抓着吃。雖想不顯出他們是過於飢餓的，可是他們的眼睛仍是飢餓地望着這些迅速地空起來的飯桶。有些人講着，低低地。那些農民用一種低微的語聲或是耳語回答着，他們底滿是粗筋的手掌搭在他們的紅軍兄弟們的肩上，他們的妻子不斷的搬出食物來。孩子們圍攏來，撫摸

着軍隊裏的槍械。

投到紅軍來的白軍兵士注視着他們，說：

「現在才有意義——這樣地去死才有意思啊！」

「是求生存啊！」紅軍的人們插進來說。

那些白軍兵士從來沒有從人民處得到這種歡迎和兄弟樣的感情過。可是現在他們看到紅軍指揮者付飯錢給農民們了。他們聽到那些農民推讓不收，並不是客氣才推讓一次或二次，可是鼓起了嘴吧堅決地推却到底。

紅軍只停留一個足夠進食的時候。於是並不休息的又向前走了。農民們靜默地站在路邊守衛着。紅軍竟夜的向前走去。

當這個軍隊到達山邊一個小村落的時候，東面的山上已呈現出灰白的光線了。這裏是松花岡，已是毀壞和荒涼了。農民們是很襁褓的，在半飢餓狀態中。全村沒有足夠的食糧可以支持那些居民到一星期之久。那裏沒有茶葉。農民們供給熱水，而且他們說，當這整個軍隊睡覺的時候，他們可以守衛每一條路。此外他們沒有什

麼可以供給了。

紅軍們倒下地去睡覺。受傷的人們躺在矮小的茅屋裏，其餘的人在門外牆邊睡覺，還有其他一些人躺在他們所能夠找到的板上睡覺。有些人睡在稻草堆裏，擠緊着取暖，在他們的睡眠中咳嗽着，重重地嘆息着，呻吟着。

當他們起來喝農民們取來的熱水時，已是下午了。昨天從敵人方面奪來的米穀是燒起吃了，可是每人只能分到一握的飯。只有兒童和受傷的人多分到些。

於是這行列繼續翻過山頭東進。下午消逝，夜又來臨。那些人靜默地繼續前進。等到曉光來臨，他們又睡了，這次是在一個光禿的山坡上。下午他們起來，束緊他們的褲帶，一些都沒有吃，向前行進。那些受傷者底瘦削的臉變似骷髏一樣的了。

於是一個垂倒着頭的人軟弱地埋怨：「我餓啊！」

「當我們到綿頭時，我們可以得到食物了。在綿頭的地主們有此地的全部土地和這些荒涼的村落。他們在那裏蓄養着白軍——他們的靈魂！」

「綿頭有多少白軍？」有些人問着。

「我們的密探報告有一千人。他們是江西人。他們有機關槍。」

「好！那末我們將有更多的機關槍了！」

到夜深時，紅軍已走完一座山而走到綿頭的郊外了。那城市安靜地平穩地騎在月光下面。住家和店舖的大門都關緊着。

各處有黑影子候在街上，靜止不動。問他們時，他們說是農夫或苦力們。他們說綿頭的全部駐軍，所有的地主和富商，和大部份的居民，已在幾點鐘前逃去了。

這城市早就傳說着一股近五千人的大匪軍正在翻過那些大山來，殺戮，搶劫，把城市和村落燒成白地。他們的首領說是深通妖術，能夠揮揮手就使人癱瘓的。

經過這種謠傳之後，綿頭的街上時時充滿着警告的銅鑼聲，男女們的叫喊，孩子們的啼哭和狗的吠叫了。地主和富商都由苦力，僱傭和奴隸背負了他們的財物，逃避了。

少數窮人留在村上躲着，而現在他們在月光下等着，好奇地看那些土匪。

在紅軍充公委員會的詢問下，那些綿頭人指點出富商們的店舖，地主的家宅，和藥店。那些房屋的門戶都給打破，紅軍拿去了所有的需要物品。

這裏有整盪的白銀藏在富人家裏的地板下面和牆壁裏面。給他們的最大快樂是印刷工人在××找到一部小型的手工印刷機和活字。而更快樂的，兵工廠工人找到一個大工廠，那是裝備得似一個小兵工廠一樣的以供給白軍和民團的需要。

紅軍的充公委員會在富人的家宅和店舖的牆上貼了很大的佈告：

『爲土地和反帝革命而奮鬥的中國工農紅軍，今天從壓搾窮人的富人處沒收了米，鹽，藥品，鞋靴，白銀，和禦寒衣服。紅軍從壓迫者取得的贓物作爲獻給革命的贈品！』

中國紅軍，綿頭，一九二八年三月底啓。』

別的宣傳品由政治部繕寫好發給人民。沒有一家窮人被搶劫過，他們門上的門門都未碰到。在城牆上，這樣的高使人們不能輕易爬上去洗掉它，用白漆寫着很大的標語：

『打倒地主和富商，窮人的壓迫者和欺騙者！』

『土地還給農民！』

『工人一天工作八小時！』

『打倒××黨，帝國主義者的走狗！』

『農民協會萬歲！』

『不付租，不還債，不繳稅！』

『工農紅軍萬歲！』

夜裏，紅軍戰士們在這城中吃飯，洗澡，和睡眠。第二天下午起來，他們又吃，把他們的受傷而腫脹的足穿上新布鞋和草鞋。於是，收集了他們的新得到的物品，他們的印刷機和軍械機器，他們前進了。

兩天後，紅軍到達寧岡。離開這城市，幾個鐘點的路程，就到他們的目的地，井崗山了。

寧岡的居民，有好幾萬，在他們到達時並未逃避。因為在過去幾年中，那裏就

有一個農民聯合會，而且還有幾個共產黨黨員。他們不大熟悉那些共產黨員。可是紅軍密探早已先到，並和他們聯絡了。

當紅軍將要開達的消息傳來時，××黨軍隊和寧岡的民團敲起大鑼來並喊着「土匪來了。」可是城裏的農民和手工人只以輕蔑的鼻音來答復，那裏有兩個男子學校的教員們，等地主們請他們來集合人民抵抗之後就失蹤了。

在紅軍到達的前夜，城裏的許多農民和手工人被召集到小山裏開秘密會議。在那裏領導這次會議的人，就是學校的教員們！

地主們和軍隊聽到這個會議的消息。這城市的不言的靜默籠罩了他們，在天未破曉時他們向東逃往贛江上的寧西吉安城去了。

寧岡的有些人監視着地主們的逃遁。

「讓他們逃走就好像爲虎添翼……等紅軍到來讓我們捉住他們！」他們建議着。

「我們是很幸運的這樣容易的逐去他們！」別的人們回答着。

『我們不能根本逐走他們啊！』

而在他們辯論的時候，那些地主逃走了。

當最後紅軍從山徑上風捲而來的時候，它的紅旗飄揚着，寧岡人都跑出去歡迎。就是店主和小商人也混在歡迎的人羣裏面。

在這一天，寧岡開一個羣衆大會，許多農民和工人從附近村落趕來參加。這是一個遠較賽會偉大的集會，也擠滿着戲院的人羣來得偉大。這是在井岡山脈附近的羣衆革命運動的誕生。

從大會的男女羣衆裏，委員們是選舉出來；組織協會和民衆組織：農民協會，工會，農業工人協會，婦女協會。後來，從新的組織裏選出的代表成爲治理這區域的革命委員會——後來演變爲一個蘇維埃的委員會——的委員了。

在這個寧岡區域裏，有好幾千不裹足的農家女工。地主們給她們的勞力報酬是一些米或一年四五塊錢。可是有些女工是奴隸，買來做田工。或是在富人家做工。當農業工人協會組成後，這些農女參加進去，支配這個協會，而當赤衛隊組成

的時候，有些女人跑來說：

『我們是大脚——看啊！它們沒有纏裹過的！我們能像男人一樣的跑路和工作。我們是和男人一樣強壯！發槍給我們吧！』

所以寧岡的赤衛隊成爲臂纏紅帶的男女混合的隊伍了。

這城裏更有二百多縫製長襪和衣服的女工，在僱主的原始手工機上工作。更有許多紡織工人，其中有些是女人。這種工人的每天工作時間達十五六小時之久，而且那些店鋪的工人當僱主有事時候還得做傭人。那兒的許多婦女除了家庭的任務外還紡織，製鞋，織草鞋和蓆子，或是做田工。

當這些婦女瞧見婦女的農業工人協會組織起來了，她們也要求獲得參加這農業工人協會的權利。因爲這個會在她們眼光中似是一個婦女的組織。在紅軍留駐寧岡一星期的時間中，三千婦女堅持獲得這個權利。可是一個普通的婦女協會是作爲代替品爲她們組成了，她們取了第一個步驟來改革女工的生活狀態，并把她們自己從舊有的習慣和信仰中解放出來。

現在寧岡是浸潤在別一個新的觀念裏了。監護着民衆組織並管理紅軍的共產黨採取了一個手段，不給代價地充公了地主所有的土地和廟宇，而分配給窮苦的農民們。

那些農民對這件事的熱心是這樣熱烈，在婦女農業工人協會的領導下許多農民立刻就均分了土地。

可是常充公和均分土地的事在農民協會裏討論時，事情進行得並不怎樣順利。階級間的衝突又發現了。因為這些組織裏面不僅是些貧農和中農，可是也有些富農。那些富農僱用農工，有時也租田給佃戶的。他們中許多人能夠識字和書寫，而因為這個事實他們就成爲羣衆大會或農民協會裏的領袖了。在公開選舉中他們互推爲農民協會的委員。貧農，田奴，奴隸們，第一次注視到了大地，他們說：

『好的，舉他做委員吧！我是貧苦和愚笨的，並且不識字也不會寫！』
於是，當土地分配問題發生的時候，那些富農鼓起了嘴吧說：

『革命是爲平等的。這意思是每一個人有獲得同樣大小的土地的權利。』

現在這意思是一個家庭裏的每一個人，不問是一個老人和一個小孩，都可以獲得同樣數額的土地。

於是一個貧農或田工聽着富農們的話而恨恨地抗議了：

「噯喲！良禽擇木而棲啊！」

貧農家裏的人口是很少的。他們的大部份孩子都因農民生活困難而在母親的懷抱中就夭折了。生存的極少，而且那些孩子也大多飄流到大鎮或沿海城市裏去，充當苦力，或甚至於加入軍閥們的軍隊裏去了。女孩子是賣掉做奴隸了。在貧農的家裏只有二三個人，最好的或許有四個人。可是一個富農的家裏就有許多人，因為一個富人就較有可能養活他的孩子，這當然是更可能不使兄弟或兒子飄流到城市裏去做苦力找工作了，這種工作是牛馬和機器做的。

貧農們仍未和富農們一樣得到平等。這均分土地的口號在他們身體裏發起這樣燃燒似的希望，幾乎使他們發狂了。無論如何土地是分配了，這總比他們的舊狀態來得好些。如果他們能夠得到五畝田，這已似乎很多了。

真的，富農們擁有二十畝，三十畝，甚至五十畝田的事實燃起他們的憤恨。富農其實就是小地主，只不過他們已似蟲樣的鑽進農民協會而把他們從地主的命運中救出來了。他們狡猾地適應着革命的風向。在寧岡附近，地主的土地是沒收並照家庭中的口數分配了。貧農和田工們分得一些些，有些得到五畝肥田，有些得到六七畝次等田。可是富農擁有他們的已有的田地，更分得很多田地。

在分配完了之後，貧農大鳴不平。因為富農們仍是僱用着農工，他們也置有牛馬和耕耘機器而不應允別人來使用它們，說是他們自己需要的。在有些窮人的意識中洶湧着憤怒的波浪。有些人則說一個人應該滿足於菩薩所已慷慨地賞賜的任何東西。而農民協會裏的富農們竟顯露出他們自己是送土地給窮人們的人的樣子來。羣衆的問題是這麼煩多，紅軍的任務是這麼的迫切，共產黨的工作是這麼重大，所以在土地革命的初期這均分土地的問題是並未解決。

紅軍在寧岡留駐到四月中旬。在整個春季中，紅軍衝向別的城市去，襲擊白軍，奪獲子彈，從富商處沒收米穀。在富有的地主家裏，政治部留下佈告：

『給本城的民衆！工農紅軍，中國革命的先鋒，在今天從壓榨窮人的富人處沒收下列的物品：五百担米，一百担鹽，二十五只火腿，五千塊銀洋，二十四白布，一百五十個手電筒和電池，製彈的機器，三十六種藥品。紅軍從工人或農人處一毫不取，對小商人也秋毫無犯。』

紅軍政治部，一九二八年，四月十二日啓。七

四月的第二個星期，從北面來的專差帶來毛澤東領導的紅軍將要到達的消息。他們將在井崗山下等候朱德的隊伍。

號角在城裏吹起來。余剛用這樣大的力氣吹那號角，幾乎使樹上的葉子都震動了。於是留下一部份紅軍以增厚寧岡赤衛隊的兵力，大軍開始向井崗山行進。軍隊是很潔淨并精神飽滿。衣服都由寧岡的婦女縫紉隊洗滌並補綴過，腳上都穿着新草鞋。它的紅旗飄揚着，紅軍沿着山徑曲折地走去，翻山越嶺向井崗山峯頂去了。

井崗山

重疊的雲塊和春季的雨點遮蔽了井崗山的絕頂。戴着闊邊的雨水淋漓着的草帽，紅軍受着訓練和改組着。幾隊紅軍在夜裏衝向遠處的村鎮去，給白軍和民團一個奇襲，衝散他們，並逐去他們和在驚嚇中逃命的地主們。他們在那些村鎮的牆壁上，面漆繪着革命口號，於是帶着米，藥品，銀洋，軍事機械，和其他從富家沒收得來的物品退回來。

紅軍的密探們跑到遠近各地去，輕蔑着危險，當他們走到有白軍集結的一個村鎮時微笑了。『一個紅軍是抵得過一百個白軍的！』他們自己輕蔑地笑了。

井崗山差出去的專差們也是輕視一切的。事實上是這麼的可笑；他們在贛江上的吉安城——一個堅固的×××的堡壘——街上通過，和駐在那兒的兵士們混在一起。偽裝着菜販們通過了，他們鎮靜地在街上徘徊過去，尋找着共產黨的秘密機關，有時他們會長久地貼住了呆看着那坐在一個本地銀行的鋼格子窗後面的放債者，

安靜地計算着他的錢。像一尊肥胖的彌陀佛似的，坐在一個高凳上，頭剃得很光滑，臉圓而胖胖的。

在注視的時候，那些專差們有着無賴的念頭：

『假使我們立刻告訴他，我們是紅軍的人員，而我們的同志們已到達城門了，他將怎樣做呢？……他的眼珠會突了出來，而他的嘴唇會顫抖起來。他會嚇呆了，會擺去他的錢袋，在恐懼中用他的肥腿逃跑。他會躲在一張床下面而嚇得洩出他的大小便來了！』

那些專差們會忍不住哭了。那個放債者要抬起頭來看。這樣傲慢的菜販會使他驚異，他瞪目看着他們，等到他們沿街走去而看不到了。於是他會對他的學徒們咕嚕着，說：

『現在到了連菜販們都敢對着高貴的紳士們嘲笑的時候了！』

那些專差們在鋪着扁石塊的狹險的街道的煩擾中穿過去。他們在天主敎傳道會，及其敎堂和醫院前面徘徊。他們知道在這傳道會中有會充歐戰時法意軍隊的軍官

的兩三個教士。因為當這惡徒年老了，便入了修道院。可是這些惡徒不只是進了修道院，他們研究着江西省，江西的自然富源和人口，及江西的軍隊。他們把這些報告寄給上海他們的領事和侍從武官。現在他們一定把關於井崗山上的紅軍的報告寄去，而他們一定參加吉安的×××軍閥的會議。

那些專差繼續走去，憤怒着他們所做的事情。可是他們終於找到了那地方，說出暗號，把他們的情報交給共產黨吉安分部。於是他們中的一個在歸途中帶去許多捆中國各地的甚至於外國的報紙。別的人帶着寫在糖衣上的公文，那是這麼的薄和光滑能夠捲起來藏在手掌中的。可是這種公文並不藏在他的手中。他們藏在蔬菜的心裏，那蔬菜放在菜籃裏面挑去。

於是，一個打扮得商人模樣的人從吉安到井崗山來，他是姓蕭。他是瘦削臉的，瘦弱的，帶着眼鏡。他對每一個人都裝得很傲慢，直等到他到了井崗山的大路上時為止，於是他從轎子上跳下來，步行上山向紅軍參謀部去了。他能講江西土話和俄兩國語言。以後，當他在政治部工作的時候，軍隊裏才知道他從普羅列塔利

治理着的遼遠的而有實力的國家，從蘇俄留學歸來的。

還有其他的人到井崗山來。許多工廠工人從上海來，許多從漢口來。從四鄉來了一千個農民，由匪首王某和袁某招來，而編入他們的部下。

於是來了其他許多人。他們有好幾千人。他們從西方和西南方飄蕩着的黑雲中出現，以一種兇猛的，輕快的敏捷翻過那些山嶺。許多大腳短髮的女人和他們在一起。他們都帶着長矛，斧頭，竹槍，鐵棍和鎗，法，英，美出品的步鎗和連發手鎗。

赤色農民游擊隊和手工工人，他們在湖南部秋收暴動中失敗了。他們從井崗山的大路上來。他們的赤足踏在濕泥上的聲音和他們穿過這些黑暗的山谷的喃喃講話聲像遠處海潮樣的蕩漾着。

當紅軍參謀部出去歡迎他們的時候，那游擊隊領袖站出來說：

『我們是來了！我們有四千人模樣，有二百生病和受傷的人……四支帝國主義者的機關鎗，八十枝步鎗和連發手鎗……』

『……十二個婦女和幾顆手榴彈，』一個女人插進來說，站了出來。她是一個矮短的，方形的女人，在她的面頰上有一條難看的傷痕。她的左手的兩個指頭打去了，而傷處仍是很厲害的並未復原。她的頭髮剪得像一個男人似的短，她的藍褲子破碎了，她的灰色短衫也一條條的掛下碎片來。她的腰上掛兩顆手榴彈，她的後面皮帶上插一枝步鎗。

當她看到那個紅軍司令注視着她，她說：

『我名叫芝梅。我是桂東胡地主的一個農工。我們已經堅苦地戰鬥過，可是白軍的軍火太充足了。』

她的名字是芝梅！她的眼睛是黑的，顯着不快的神氣，她的薄嘴唇是很堅決的。照泰西的算法，她是很年青的，雖然受她指揮的部下說：

『她是很大了……至少二十五歲！』

有些人對好奇的紅軍兵士們解釋着：

『芝梅是一個窮農夫的妻子，可是在這次大災荒時他將她賣給桂東的胡地主，

他就跑到城市裏去找工作了。在去年秋收暴動裏。胡地主是殺掉了，

有人插進來說：『是的——就是芝梅殺死他的！她佩着帶的手鎗，是從他那裏拿來的。她長得很醜，可是她懂得如何打仗。我們推她做一個縱隊的首領。』

那些赤色游擊隊加入了紅軍的隊伍。那第二十九分隊，和第三十分隊的一部分，是他們所組成的。其餘的人分佈於各個分隊裏面。他們的生病的和受傷的人進了醫院，那是設在一個大廟裏的。

井崗山好似死人落葬的一個吉利的地方，它有很好的風水保衛著。因為在從前悠久的平安時期，許多有權有錢的紳士們葬在這兒，他們在山坡上造着他們的家廟和合族的祠堂。佛教的僧人和道教的道士，永遠追求着人生的真諦的，也在這些寒冷的樹木森茂的山谷裏建造了他們的寺院，對盜匪和地主都保持着友誼。這土地的貧乏却把富有帶給了他們，在秋季進香時節他們有很好的進益。

可是井崗山上的那許多寺院對紅軍却很好。一個寺院改做醫院。軍事訓練學校組織在一個佛教寺院裏，那第一個紅軍兵工廠設在一個古老的寺院裏。那部印刷機

放在別一個寺院裏，而其餘的改爲軍隊的兵營了。慈悲的觀音菩薩和整排的泥羅漢從他們的彫刻精美的座龕上面注視着無數排睡着的人們，他們却把那些菩薩當做衣架子用的。

湖南礦工領袖孫鐵匠組織了第一個的紅軍兵工廠。他從軍隊裏面抽調出廣東兵工廠工人來，和其他熟練的鋼鐵工人約一百四十人。當紅軍的部隊襲擊別處時，他們帶回來更多的機器，交給這兵工廠或是這個印刷所。那些鋼鐵工人把簡陋的機械拆散，而造一個新的機器。他們整天在他們的廠裏工作着，修理步鎗，銲接新的武器。

現在井崗山的紅軍已超過一萬二千人了，這支紅軍後來就是紅軍第四師。下分六團：——第廿八，廿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和三十三團。在世界各國和中國的報章上有時稱爲朱毛軍，因爲朱德是總司令而毛澤東是共產黨部的書記長。有些人稱爲江西紅軍，或只稱紅軍，那×××夜郎自大，爲保持他們的勇氣起見稱爲「赤匪」，對外國的崇拜者證實那些中國的革命工農真是土匪。

改組之後，政治部變成和參謀部同樣有權力了。可是在兩者以上還有這最高機關，中國共產黨黨部。

軍隊裏每一個部隊有自己的兵士委員會，而那些委員會的上級機關是選舉出來的兵士執行委員會。通過這些委員會，那些兵士直接參加參謀部和政治部的行政部。

這個軍隊是革命底軍隊，所以這兵士委員會不只握有全部權利並且有重大的責任。他們的責任是討論，通過，以及主持這軍隊的全部訓練和其他調整事宜。他們研究並管理着那些經濟委員會，糧食和財政委員會所提供的報告。他們的其他責任是預備食糧並監視食糧的清潔，兵營和其他駐所的衛生設備。他們參與這軍隊的全部政治工作——演講，討論，掃除文盲，慶祝國家的及國際的革命紀念日。這是一條規則：任何時紅軍留駐一地到三天或三天以上，一天二小時的政治課程一定須執行的，這些課程立即在井崗山上開始了。

在這軍隊的各部份裏，都散佈着共產黨和共產青年團的會員，他們除了參加自

己的討論會外，并加入兵士委員會的工作，領導他們做一切的活動。這些共產黨員和青年共產黨員是這條貫通這軍隊而給以革命的形式，意識，方向的紅線。

紅軍對那個土匪匪首王某和袁某履行協定，派王某爲第廿九湘南農民團的司令，袁某也同樣是大隊的司令。王某和袁某自己的部下和附和的農民編入這些隊伍裏面。可是在他們的部隊裏，紅軍派許多工人和老革命的兵士進去，他們是共產黨員而他們的任務是進行政治工作

王某和袁某是口是心非的人。他們滿心疑惑的看着紅軍的活動。『我們只是無智無識的人——教我們！』他們會說，可是他們到處阻礙，破壞，散佈謠言。那些政治工作人員在他們之前竟毫無效能了，政治部在他們的部隊裏面也不能夠組織成真實的兵士委員會。那些土匪懷着逐漸增進的反感監視着編入他們的隊伍裏的工人和兵士。於是，從四鄉的地主處傳來了消息，說是紅軍的政治工作人員在農民中鼓吹組織農民協會，教農民驅逐或是殺掉地主們而沒收並均分土地。農民們是聽着。

於是王某和袁某開始在農民中散佈對抗的謠言，說是紅軍也許正是別一個軍閥

的軍隊，他們的軍閥企圖在均分所有的土地之前來驅得農民的信仰，而將土地全歸自己。

當農民繼續諦聽着政治工作人員的意見時，王某和袁某仍是開始覺得有不利於他們的趨勢。他們計劃了長久，於是將一個陰謀交付他們自己的親信去辦理。他們說，王某和袁某，農民們的忠實老友，是致力於農民協會和均分土地的。他們可以答應農民們擁有土地，只須付低微的田租——收獲的五分之一，或者再少些。農民們可以富有起來。王某和袁某總是照顧農民們的。他們就要管理這支紅軍了，而農民們應該支持他們。因為誰知道這支紅軍是什麼啊？

農民們聽着。是的，王某和袁某總是照顧他們的。這支紅軍有很好的大話，可是紅軍的人們都是別處來的異鄉人。服從他們素來信服的人們是比較好些。

於是，一天，一個紅軍的政治工作人員在一個村落中被神祕地暗殺了。於是一個接着一個的被暗殺着。

誰都知道王某和袁某是暗殺的主使犯。可是這不能夠證實。即使這是證實了，

紅軍仍是不敢有什麼舉動。因為，從東面的吉安，及井崗山的東，南，北三方的所有城市，x x x軍隊都在漸漸地集中着。在一月之內就將發生大戰了。紅軍不能同時對內對外作戰。假如他們這樣一做，王某和袁某會領導農民們攻擊他們，會和軍閥秘密結合。所以各村落裏的政治工作人員，和匪首部下農民部隊裏的工作人員，是接到訓令，對王某和袁某及其羽黨格外留心。在各村落裏，政治工作人員在新形式下工作。紅軍不僅要以語言來戰勝，而且也得以行為來獲得勝利。紅軍人員要和王某和袁某的軍士交友，和他們一起散步，吃飯，閒談，以拉回他們來。

一天，第廿九團的一個礦工被暗殺了，他的屍體拋在一個懸崖下面。王某自己立即去偵察，可是報告說是對這件暗殺毫無線索。

王某一團裏的政治工作人員來報告這件暗殺事件的原因。郊外的一個地主沒有繳納他的經常捐稅給王某，他被捉來解到井崗山上的中村來。王某把他們鎖在一個堅固的竹籠裏的一個凳子上。在他的兩膝間豎着一根竹矛，竹矛上端削得像鋼針一樣的尖銳而正貼好他的喉嚨。假如這個囚徒低下頭睡眠，這尖頭就要刺進他的喉嚨。

裏面去了。他坐在這個地方有一天一夜，於是繳納了一筆可觀的贖金。他的兄弟帶了這些錢來，而他才獲得自由，放回家去。

這件事實被軍隊裏知悉。一個礦工對那個農民隊伍說，這種事件是土匪行爲，並非革命行爲。這個地主可以回去而像從前一樣的擁有他的土地，而且對這件事情除了王某以外，沒有一個人得到什麼好處。在事實上，農民們將得到壞影響，因為這個地主會從他們身上剝削那筆贖金回來的。那個礦工又說，農民們一定得驅逐所有的剝削者，把土地握在他們自己的手裏，均分，並耕種它。

那個礦工還更深刻的討論到：「王某利用我們的力量去爲他自己個人勒索金錢。爲什麼他不肯讓真正的兵士委員會在第廿九團裏面組織起來？因爲兵士委員會管理司令及整個軍隊的財政事宜。王某不願意這樣！他需要我們一些事也不問，可只是一根他可以用來敲詐的棍棒。」

於是那個礦工是被暗殺了。可是紅軍的手掌仍被束縛着。紅軍對編在那個農民部隊裏的工人說：「除非他是願意犧牲的，別留一個人在那個土匪部下吧。只有我

們英勇的同志們一定得在那兒工作。」於是紅軍通過了它的新規則和新章程，用來教育那些農民，這個時期是到了。

這些規則的草案，由軍隊最高機關擬好，發到各個兵士委員會研究，最後，到了決定它的羣衆大會的一天，全部紅軍兵士是召集了。四郊的農民也邀請來了。

這是一個偉大的羣衆大會，這些規則一條一條的提出來。第一條規則規定須絕對服從紅軍的規則和章程及任何時候的命令。私通敵軍，暗殺，搶劫，用武器格鬥，在戰爭中不服命令，洩漏紅軍的祕密於城市或村鎮上的娼妓，以及劫掠任何窮人——工人，農民和小商人，都處死刑。沒收地主，資本家，或富商的財物規定是充公委員會的獨占任務。

紅軍祕話

這些次要的規則只是規定犯法的處罰，每一個紅軍的男女在可能內要注意個人的衛生。村鎮上不得弄污穢，人們應該「找一個廁所，在田地裏小便，大便處至少應離開村鎮，或軍隊的兵營五百米突，當完了時並須掩蓋妥當。」全體紅軍人們一定要「將農民們供給他們睡覺用的稻草歸還，」好好地離開他們所借宿的房屋。偶

然的或有意的破壞和毀損須報告司令以賠償主人。賭博絕對禁止，而所有的債務須一律償還。因為軍隊的食糧形狀不佳，全體人們須實行最大的經濟。他們吃的只要能夠維持健康，不准吸煙及飲酒。

從一度充當民國的人羣和土匪王某部下的人羣裏提出抗議來了，他們說：

『你們說是假如我們從人民處拿些東西就得槍決，那末我們爲什麼要打仗呢？從來沒有人聽到過這樣不公平的事情的！』

『我們爲革命而戰鬥……』一些兵士開始說，可是他被那怒叫的民團所打斷了

『革命是什麼東西，假如我們沒有代價的戰爭看而死掉了？』

王某部下的別一些人附和着：

『好啊！好啊！』

那個被打斷話頭的兵士堅持他的說話權利。他叫着：

『你們，兄弟們，聽我講！紅軍的宗旨是爲革命奮鬥。這就是說，我們要驅逐

所有的地主，富商，軍閥，和帝國主義者出去。我們將要把土地交給農民們。我們軍隊裏爲革命奮鬥的兵士們也將得到土地……我們將要建築一個農，工，兵士的蘇維埃政府，而這個政府是我們的，保護所有的爲革命而戰爭或工作的人們。我問你們——假如一般人民知道我們只是要劫掠他們吧了，你們想大衆會讚助我們並參加我們一起戰爭嗎？不會的！可是假如我們證明給他們看，我們一起戰爭是爲他們的利益，他們將會參加我們一起作戰的！

「現在我告訴你們聽那些的你們全體已知道的事情——寧岡被×××軍隊克服，而我們的赤衛隊像豬一樣的被屠殺着。在永寧及東南的永新，有白軍駐着，而在吉安有無數的白軍，等着剿我們。假如羣衆幫助我們，我們能夠打敗他們的，不管他們是怎樣多。假如我們劫掠和侮辱人民，他們會幫助我們嗎？不會的！現在，同志們，我們有一個充公委員會，它的任務是沒收我們所需要的任何貨物。這委員會只從資產階級——只從地主，富商，和資本家處沒收東西。他們總是剝削一般人民，而這就是他們所以富有的原因。我們要從他們處取得他們的剝削品。我們的規

則是清楚的——劫掠任何一們貧民的任何紅軍戰士得處死。現在讓所有不願意遵守這條規則的人們離開我們的軍隊吧！」

從四郊來的農民羣裏沖出喝采聲來。他們喊着，「好啊！好啊！」

於是別的人用同樣的意識講着，而袁某和王某的人們沉默了。那兩個匪首靜靜地站着，不說對也不說錯。

接着討論這些次要的規則。一個農民說；

「我不過是一個莽人，並且我沒有說話的天才。可是我要說的是——這些規則，是好的！各處村鎮上的人民將要知道這紅軍是保護窮人的。假如紅軍遵守這些規則，他們會被農民們愛戴的。」

井崗山下一個村落裏的一個農民蠕動了。他站起來喊：

「假如你們還那些稻草給我們並把我們的屋子收拾乾淨才離開，你們是可歡迎的！假如你們不偷東西並且不搶我們的女人，你們……」

他突然恐懼他自己的勇敢而很快的蹲伏到地上去。

芝梅，那個遊擊隊女隊長，勇敢地走出來。

『我是芝梅，而且我是一個女人！』她對人衆叫着，恐怕別人誤會。『現在我，芝梅，說一般人民已經受夠搶劫，暗殺，偷竊，和姦淫了！紅軍將要像白軍一樣的做，並且同樣的被痛恨着嗎？不！我們是一個革命軍隊。我們要有革命紀律。我們要服從這些規則。現在我已是一個共產黨員。爲了什麼呢？爲了像那些白軍嗎？不是！像一個共產主義者的戰鬥着！民衆沒有保護除了紅軍之外。現在我說——紅軍萬歲！大的規則萬歲和小的規則萬歲！共產黨萬歲！』

當她跑回去而離開那個講台時，紅軍們粗厲地吶喊着，蹲坐在旁邊的農民們都搖着手臂並在驚奇中互相看着。

這些規則和章程一條條的議決着。王某和袁某向那軍隊看，看見一個手臂的大海一次次的朝天掀起來。他們躊躇着，看看紅軍的指揮們，於是也舉起他們自己的手臂來。於是他們的部下民團舉起他們的手來。他們是小心的，謹慎的，在他們的舉動裏。

在這次大會之後，紅軍的人們開始從王某和袁某的部隊裏抽出農民兵士來參加他們的討論會。『你們一定要教導他們來發表他們的意見！』政治部指示着。

一天，一羣工人發現他們自己被圍在王某的農民兵士羣中。

『你爲什麼參加紅軍？』一個工人問一個井崗山邊的村落裏的農民之一。

『爲什麼不加入呢？』那個農民反問。

『我意思是——告訴我什麼原因。也許一個村落裏的一個農民問你這句話。你將怎樣的告訴他呢？』

『因爲我們的王大哥叫我的，』他回答。『王大哥是窮人的一個朋友。』

可是那個農民好似不滿意他自己的答覆。

一個湖南農民插進來說：『我加入紅軍來打那些地主的……他們有豺狼似的心……你爲什麼加入紅軍呢？』於是他突然對一個湖南礦工發問。

『我嗎？因爲我是一個工人而且是一個共產黨員，要爲勞農的解放及全世界普羅列塔利亞的解放而戰鬥。』

『什麼是這個——解放？』

『那意思是肅清所有剝削並屠殺我們的地主，資本家，軍閥，和帝國主義者。我們要建立我們自己的政府或是勞農和兵士的蘇維埃，而由我們自己管理。』

『什麼是世界的普羅列塔利亞？』那個民團插進來說。別一個農民又問：『什麼是帝國主義者？』

那個礦工繼續說。『這個世界的普羅列塔利亞——這意思是在外國的工人和農人，他們和我們所做的一樣地工作並戰鬥着。這帝國主義者是那些富有的外國經理們，他們到這兒來企圖把中國弄成一個殖民地——一個奴隸國家，我們全體都爲他們工作。你會注意我們這裏所有的這些槍炮嗎？看槍上面的這些外國字——這是富有的外國公司的行名。這些槍械從海外來的，那些外國的帝國主義者裝來給×××的。可是這些帝國主義者永遠不會送槍械和子彈給我們。他們送給×××每一樣東西，而且他們告訴×××怎樣組織並對我們作戰。他們在長江上及沿海岸都有很大的鋼船，而且他們支持着×××軍閥。這×××是他們的走狗！』

『誰製造這些槍械的？』一個農民問，摸着步槍上面刻在鋼裏的字母。

『外國工人在大兵工廠——那些工廠是帝國主義者所有的——裏製造它們的。』

『這些外國工人是世界上的普羅列塔利亞嗎？他們像我們嗎？』

『是的。』

『那末他們為什麼製造槍械來射擊我們呢？我們並未傷害他們啊？』

那個礦工躊躇着，不知道怎樣講好：『我想毛同志能夠告訴我們得詳細些。我們可以去問他。……可是也許世界上的普羅列塔利亞同我們未加入紅軍戰鬥以前一樣愚笨。』

『這帝國主義者是自掘墳墓的人！』青年余剛說，快樂地，對他所聽出的一些議論下結論。

那個礦工迅速地再說：這是像這個的：『當一個老虎吃了太多人，它落進陷阱去了……那是像那外國的帝國主義者。他們已經屠殺了這麼多的中國人了，我們將要趕他們到海裏去了。』

可是政治部所要答復紅軍人們的第二個問題是世界上的普羅列塔利亞爲什麼製造鎗械來屠殺中國的勞農們。

這是一九二八年五月的一天，毛澤東在一座江西的山峯上談這個問題。數千軍士和農家男女坐着專心一意的聽着全世界工人的苦鬪史。

毛澤東是善於言辭的一個人。他能夠使人們激昂起來，而且他以工人的堅決並着實的態度來講。他也是一個諷刺的演講家，能夠使人們笑他們自己。

現在，在這歷史的五月一日，毛澤東講了。而俄國革命鐵軍以及全世界好似穿過低低地懸在井崗山上的雲堆來了。那些只知道自己村鎮上或是山上一些些事情的農民們現在聽着大羣的工人，穿過俄國，德國，法國，和美國城市的街道，歌唱着，吶喊着。當毛澤東講話的時候，人們忘記了他的語言而只是話在他所講的事情裏面去了。

在井崗山，在這一天五月一日裏，那遠方的普羅列塔利亞學者，馬克思；和列甯，他生得像一個中國人的名字是銘刻在數千男女們的腦裏了。爲灌輸這兩個人的

學說，這紅軍在來年就每天在他們的政治課裏學習着。他們知道世界上的普羅列塔利亞爲什麼仍在製造着槍械來屠殺中國的勞農了。這是逐漸的明瞭了，那兒有和帝國主義者爭鬪着的外國工人，可是仍有別的一些不明瞭共產主義的工人仍在代帝國主義者製造着槍械。

當井崗山的工人和農民聽到了這些事情，他們知道他們不再是孤立的一支小軍隊，被千倍於他們的敵人圍困着的。在那邊，穿過大海，他們瞧見正像他們一樣爭鬥的人們——他們的兄弟，同志們。俄國工人已做到的事蹟，他們能夠做到的。中國紅軍也能夠變成鐵甲，不能征服的，無敵的。那些人們在自信中抬起肩頭來並將他們的眼睛轉注向敵人：向在長江上及他們國家的沿海岸的帝國主義者的鋼甲兵艦……向×××軍隊的羣衆，武裝着帝國主義者的武器，集中着攻擊他們。於是他們轉向他們的無數萬勞苦同胞。

在這次羣衆大會裏的紅軍演說的言語在近郊的各村鎮得到響應。一股新思想的洪流注入這個土匪區域了。農民們開始組織農民協會來驅逐地主。王某和袁某知道

與其反對他們，不如以他們的領袖資格來支配這個革命洪流來得聰明些。

可是事情仍在壞下去。一天，二個青年農民給一個地主在一個村落裏暗殺了。這個地主和他的兒子給農民捉住而趕到井崗山來。

王某把他們監禁起來，並差三個他自己的親信和二個工人兵士看守着他們。在這個農民隊伍裏，爲了這兩個地主囚犯的公開裁判而激昂起來。可是在這個裁判能夠組成之前，這個地主已神祕地逃走了，而那兩個工人兵士躺在地上死掉了。更有兩個政治工作人員已被暗殺了。

這軍隊的參謀部着手這件暗殺案的調查。王某跑出來並坦白地承認他自己射死這兩個人的。他曾捉起他們來，他說，還有那兩個地主給他們的一筆很大的賄賂金。他們爲了這筆賄賂就放那兩個地主逃走了。王某拿出錢來做證明，並把這些錢交給紅軍。他沒有把那兩個工人捉住而帶來審判，是因爲，當他逮捕他們時，他們企圖殺死他，而他爲自衛而射擊的！

參謀部知道王某是說謊。他們知道是他自己爲了賄賂而放走地主的，而他就藉此機

井崗山

會暗殺了在他部下的兩個最活躍的政治工作人員。可是他們仍不敢有所行動以攻擊他。他仍是管理着四郊的農民，或是在他們之中做這些擾亂行動。

紅軍仍是不敢懲罰，因為白軍從各方面包圍着井崗山。不到一天，紅軍的部隊在小接觸或兇猛的戰爭中遭遇到白軍了。他們帶着他們的死傷的人回到井崗山來。紅軍是等着天夜，他們要穿過那些黑暗的山谷向甯岡前進，為爭奪這個艱在恐怖中戰慄着的城市和白軍作一個最後的決戰。

大包圍

五月三十日把它的黑影掩盖在全中國。在上海警士屠殺工人和學生三年之後的這一天。那些×××面對着外國警士坐在長形紅木桌上，秘密商議着最好怎樣來消滅在中國人民心裏的五卅紀念。恐怕人民要跑到街上來並遊行經過那個屠殺的地點，戒嚴令是懸掛在所有的×××和帝國主義者的城市裏了，鐵絲網是安放着。中國便衣偵探，中國警士和兵士，全副武裝的白俄衛隊，以及英，美，日，和法國的警士和偵探滿佈於上海的街上和其他城市。外國商人，武裝並準備好，等候着暴動的吶喊，還有裝甲汽車停在路旁。在「五卅烈士萬歲！」的第一次呼聲中，警鈴大響，在上海的街道急馳着架設機關鎗的警備車。在機關鎗後面站着英國警士，預備刺倒任何一個瘦削的中國工人或是穿藍布袍子的脆弱的學生，他們敢紀念這個日子而大聲呼喊。監獄逐漸塞滿囚奴了，拷打着並流血着，男人，女人，和未滿二十歲的青年男孩和女孩們，是向着他們的死亡前進了。

可是在湖南和江西的邊境上，繪着鐵鏈和鐮刀的紅旗在七個區域上飄揚着，並且無數的男女混雜在紅軍武裝兵士裏面，在舉行這個日子的紀念。他們前進着，那些燃起中國自由的火炬來的工人和學生底精神在國際力量下活躍於生命裏，並且充溢着這個新的蘇維埃區域。寧岡和井崗山是這個邊疆上的新蘇維埃政府的中心。西面，在湖南省，有三個紅區城市；而在江西這裏有四個紅區城市和好幾百個村落。五卅精神在紅軍豎着它的旗幟的任何地方都是活躍的並勝利的。

×××對帝國主義者伸出懦弱的，奴隸性的友誼手掌。對中國人民大眾，×××炫耀着執政者的血污的刀劍。而且從東到西，×××集中好幾萬軍隊攻擊這個新蘇維埃區域。在南面×××和紅軍第廿八團接觸；在永新，×××和礦工，路工和貧農所組成的紅軍第三十一團接觸；而且是敗退了。雖然不絕的紅軍傷兵運過道路向井崗山上軍事醫院去。×××派整個兩師攻擊據守甯岡的湖南農民紅軍第廿九團，而為增強這一團的實力，寧岡的民衆組織了這個獨立的紅軍第四團。在西面，×××派飛機轟炸紅區城市茶陵，留給茶陵一堆冒烟的灰燼。可是民衆仍是到處聯合

了駐守的紅軍戰鬥着；他們竟至踏進白軍的區域裏去，襲擊開來的軍閥軍隊。

因為白軍厚集兵力，邊界上的鎮和村一天天的失陷了。紅軍攻擊白軍陣地，佔領和克服白軍的城市。充滿着無限的信仰，他們以猛烈的攻擊戰鬥着，輕視敵人的武器，敵人的機械化部隊。他們的死傷數升到可怕的比例，好幾百他們的優良戰士在各處前線倒下了。鑒於重大的傷亡，參謀部變換戰略，所以蘇維埃區的全體民衆是參加這個戰鬥了。

在各處邊界上，農民把他們的鎗和刀劍帶在身邊耕種着，他們傾瀉到大會來，持着武器討論他們的錯誤，找出戰鬥的新方法。

白軍包圍了整個蘇維埃區域實施糧食封鎖，沒有食糧，鹽或是藥品能夠運進來。等到七月裏，這個包圍影響人民的生活了。民衆開始種植容易生長的植物；他們得到的食物是嚴格地統制了。他們戰鬥着，可是在七月裏，紅軍佔據的永甯城是失陷了，在湖南的一個鎮市也陷落了。兩師白軍只佔領了甯岡一個星期，於是在羣衆的不斷襲擊之前退却。於是別一個江西城市陷於敵手，三個紅軍部隊猛烈攻擊永新

，兇猛地戰鬥着。

白軍也採用新戰略。他們從北面派遣不懂土著人民的語言的軍隊攻擊蘇維埃區域。不懂羣衆的宣傳，這些軍隊戰鬥着像征服者侵略一個外國一樣的——劫掠着，屠殺着，姦淫着。

於是江西軍閥企圖賄賂紅軍的領袖而分裂這整個蘇維埃區域及裏面的紅軍。因為這是軍閥對敵人慣用的策略。在真誠的旗幟下，他們差來兩個密使，從上海來的漂亮的大學畢業生，他們是專長於代軍閥寫文章的。這兩個紳士穿着西裝並在紐孔裏掛着×××的青白色的徽章；在他們的走路和態度上顯出擁有巨大資產的人們的傲慢和自尊。他們被帶去見朱德和毛澤東，並在祕密中和他們會談

這兩個紅軍領袖對他們不會有什麼舉動，只是像祕密地接待他們的賄賂。可是代替這個的是，這兩個密使一天領到甯岡的一個偉大的羣衆大會去。他們在那裏聽到毛澤東開始講話了。汗水掛到他們的臉頰上來，洗掉自尊了。

『同志們，』毛澤東說，『白軍已派了這兩個間諜來賄賂朱德和我。他們交給

我們一大筆金錢。對本德和其他幾個我們的司令，他們給了軍閥隊伍裏的司令地位。對我和幾個我們的政治工作人員，他們給了在南京和上海的政治工作的肥缺。

「對我們反革命，這些賄賂是什麼意思呢？他們意思是我們的幾個人可以變爲

富有了，並幫同×××及帝國主義者來剝削並屠殺這些民衆。我們會變成×××

——中國人民的屠夫——的小走狗了。我們中的幾人能夠穿着西裝，搖擺着我們的尾巴，而渴望着在大宴會裏和帝國主義者的妻子們一起喝茶並玩紙牌了！我們也許竟會在上海和帝國主義者的外交官上跑狗場去。我們能夠置妾，吸鴉片烟，並和上海的流氓領袖宴會。我們能夠，在短時期內，變做反革命的獵犬而獵取我們爲革命奮鬥的同志們。

「好的，同志們，那賄賂已交給我們。可是我們指揮紅軍的人是革命的志士，我們爲勞農的解放奮鬥。現在告訴我們，我們將怎樣答復白軍？」

那兒來了一個極大的怒吼，像一個海浪一樣的兇暴。當這個怒吼靜止了，一個農民跳出來，拿着步槍：「砍掉這兩個走狗的頭，放在一隻籃子裏去回給他們的主

人！讓這個做我們的答復！」

「打死這些卑鄙的烏龜！」從聚集的人衆裏面喊出來。

「不」別一個說：「爲什麼要浪費子彈？打他們一拳，他們會打死的！」

一個廣東的路工，腰上插着手槍，站了出來：

「不」他開始說，「我們不要槍斃這兩個人或是砍掉他們的頭！爲什麼呢？因爲他們只不過是軍閥和帝國主義者的小走狗。我們讓他們當使者進來了，我們一定要放他們出去。我們是戰鬥着來到整個的封建制度，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當我們完成的時候，這些小走狗將夾着他們的尾巴逃到外國炮艦上去的。我們給白軍的答復一定是這個：戰鬥！在他們軍隊中的宣傳員會告訴他們，我們爲什麼戰鬥。爲勞——農——兵士蘇維埃戰鬥！組織並武裝羣衆！讓這個做我們的答復！可是讓這兩個小走狗穿着適合上海跳舞場的服裝，永遠不敢再把他們的尾巴伸進我們蘇維埃區域裏面來！」

毛澤東於是對那兩個流汗的密使嚴肅地說：

『現在我們會帶你們到邊界上去。此後你們自己留心，假如你未被外面的農民射死，這是一個好運氣了！』

於是戰爭又是更激烈的開始了。第廿九團要求到湖南南部去，在農民中間鼓起游擊戰來，肅清一些白軍攻擊者；使蘇維埃區域裏的糧食缺乏可以寬裕些。

他們得到應許。在七月中旬，這枝第廿九團離開了。他們以這樣的速度走着，當他們到達湖南時他們是太疲憊了。在第八天，他們佔領一個村鎮，於是進攻郴州，在一天內佔領了，在第二天白軍增援之前撤退了。他們向南退却而分散為一股股的游擊隊伍，在村落間戰鬥着。白軍從各方面集中攻擊他們，而一個紅軍隊伍是受到重大損耗了。

袁某，曾做過井崗山的一個匪首，在這時變為疲倦於這樣一個內戰了。他是湖南隊伍第二隊的司令，領了一隊步兵和一隊機關槍手及炮手向一個×××城市去。第一天夜裏，他的部下在一個山邊停下來要求一個解釋。

『你給了一個命令給我們。可是現在我們希望知道我們前進到那裏去，並且爲

什麼去！」

「誰在這裏發命令的——是你呢是我？」袁某暴躁地答復着，

「在我們前後都有白軍，」一個農民問……

「你想去投降白軍嗎？或者你想你能夠叫我們做土匪嗎？」

袁某站着，一個肥矮的，重大的，剃光頭的粗魯樣子，殘忍而陰沉的。在他前面站着一個農民兵士，一個憔悴的中年人，而且是晒得這樣黑，他幾乎是墨黑的了。『我們在許多戰鬥中跟着你，因為是一個勇敢的戰士和一個良好的司令，』那個農民說。『現在你要做什麼呢？答復我們啊！』

袁某的手掌放到他的手槍上面去：『紅軍的第一條規則是復從命令！我已下令前進攻擊白軍了。』

『兩隊人攻擊一師嗎？你是去投降白軍了！』那個農民叱責着。他在憤怒中舉起他的鎗來開放。

袁某在他站的地方跌倒了。

在一個會議後，這兩隊軍隊派一個人回到第廿九團司令處去，於是轉向北走，開始在夜裏向井崗山前進。後來，他們在蘇維埃區域裏會合了整個第廿九團的其餘人，一度做過匪首的王某他在湘南冒險中受了重大損失之後率領着他們。可是王某從未說出射死他的盟弟袁某的事情來。

八月來了，蘇維埃區域的人民挨餓了。這個區域現在是很狹小，只有永新，蓮花，北面的一個區域，蘇維埃中心甯岡，和井崗山區域。紅軍以南瓜，甜蕃薯，樹根，狗貓的肉來維持着生活。人們，鼓起勇氣來支持下去，互相說着：

『他們不能夠打敗我們的，因為我們是革命隊伍。』

別的人回答：『不，我們永遠不能夠給打敗的！』

這年的八月下旬，悶熱籠罩着大地企圖窒息死全體生物，災難的孿生姊妹——地主軍閥主義和虎列拉——攻擊着革命。軍閥們的軍隊在這時候對蘇維埃中心甯岡來一個總攻擊。他們從東西兩面夾擊。他們的五團人從南面那個荒涼的萬洋山脈那一面圍過來。

甯岡的赤衛隊和赤軍迎擊他們，在東西兩面驅逐他們回去。在南面，兩隊紅軍步兵迎擊萬洋山坡來的五團。

這兩隊紅軍對這麼雄厚的敵軍並未準備，而他們配合好作一個最後的決戰了。在這個匆忙的會議中，沒有一個人提及退却或是打敗的可能性。他們明瞭那些××軍隊是像他們自己一樣的窮人，可是他們沒有智識和信心，而且他們自己沒有戰爭的決心。他們也熟悉這些曠野的，險阻的地勢，它的峻峭的絕壁，黑暗的山谷，和它的狹隘的曲折的山徑。他們在歡欣的心情裏揀好他們的位置，而預備好防守敵人前進的路徑了。

在這個八月的很長的白天裏，殘酷的太陽把山谷晒得火爐樣的熱，這兩隊紅軍防守着，通往蘇埃區域去的路徑。白軍一步步的逼近來，從別條小路上跑上來，在掩蔽的地位安排好他們的重砲。可是這兩隊紅軍在悠長的燥熱的一天裏打着。

當從甯岡來的紅軍增援部隊到達的時候，已是夜裏了。可是當侵犯者是預備逐漸地退下來了，站在山頂的監視者就在他們後督促着。

寧岡來的生力軍察看那些戰鬥的情形，這些就是他們所看到的：

紅軍的兩隊，只有剩下四十五個人活着了。其中，十五個人是受傷了；在受傷者的中間，十個人仍繼續負傷作戰。許多別的受傷者，由他們的同志們安置在低矮的灌木的稀疏影子下面，已被敵人打傷得很厲害了。敵人的砲火在地上炸成許多小洞，把人們埋在泥土下，把他們的身體拋到天空去，把他們撕成碎片了。

這些紅軍抵抗者用步鎗和石塊戰鬥着。他們在山邊掘起巨大的石塊來，推它向敵軍滾下去。他們在各個地點戰鬥着，使敵人得到他們是好幾千人而不只是二百人的印象。他們用他們的襪襪上衣的碎條包裹着受傷者，當不能支持作戰的時候爬到灌木的樹影下去或躺在灼熱的石塊上面，在他們的半醒狀態下討着水喝。在戰爭的騷音裏，那些監戰者聽到垂死的人的軟弱的聲音唱着國際歌。在這個遍佈於全世界的名歌裏，一羣在一個荒蕪的江西山頂上面的人們唱出了他們的信仰，一種堅持到死的信仰。

在這天夜裏那一百五十五個死人是埋在一個萬洋山頂上了。這個墳墓是長而狹

的，一面繪着鐵鎚，鐮刀，和五個黑星的紅旗蓋在墳上。那兒的墳墓能夠在現在和將來永遠存在着的。夏天，烈日晒着它，冬天，大風把墳上的雪掃清。這好似是這陣風要使這個哀悼永遠清楚地存留着，而準奴隸的羣衆一定得永遠勿忘這裏躺着獻身於獲得自由的人們。

一九二八年八月就這麼的過去了。可是在這次抵抗的一星期之後，寧岡爲××的大軍攻克，當這五團兵再冲上萬洋山^{（按）}來時，他們未遇抵抗。他們所瞧見的是一個長墳墓上頭的繪着鐵鎚與鐮刀的紅旗。一個軍官擲下這面旗幟而放在他的袋裏去，後來他拿出來作爲他在戰爭中的勇敢的證物。

寧岡陷落。紅軍和赤衛隊帶着他們的家屬及一大羣農民家屬退到井崗山去。地主和白軍軍官們回到甯岡，向人民伸出血污的恐怖之手了。他們取回土地，他們也領回他們的膽敢反抗的田奴和奴隸們。在各處村落裏，他們被鞭打着並屠殺着，而只因爲需要男女們來耕耘才阻止了大規模屠殺。地主發現那兩個教員和許多工人和農人留着來和白軍接洽。地主把他們在寧岡的街上斬頭，並將他們的頭嵌在竹矛上

示衆。

退回井崗山來的寧岡赤衛隊和農民，帶了他們所有的物件——棉被一些瓶，六七隻雞，一些豬。他們的孩子在飢餓和恐怖中啼哭着，由她們的兒子背負着的老婦痛切地哭着，說：

『你看你給了我們的是什麼！在地主手下是比這樣還壞嗎！我要在露天死掉嗎？』

而懷抱着孩子的女人悲哀地埋怨着丈夫，

『看啊——你的兒子因沒有乳水而在懷中死掉了！這是你帶給我們的——看啊，你的兒子連啼哭的力氣都沒有了！你和紅軍一起戰鬥是給了我們什麼啊！』

那些在他們的重載下蹣跚地走着的男人，爲他們的女人的長舌和孩子的啼哭鞭打到新的煩惱裏去了。有時一個男人會憤怒地回答。『假如你願意你可以回到地主那兒去的！不然，就不必再講！』可是大多數男人一些也不回答，靜默地向井崗山前進。

在八月下旬裏，工人和農民的隊伍裏傳着一個消息，一個白軍軍官脫離×××軍隊而來歸紅軍了，他的名字是彭德懷。他率領五百個部下到井崗山來，而他自己致力於革命工作了。

紅軍的部隊因這個消息而充滿了驚奇。紅軍裏的許多人親眼看見了彭德懷，並聽到了他在井崗山的演講。他是不滿三十歲的青年，矮矮的，胖胖的，剃光頭的。他在行走，講話，和動作上是有力量和決心的。他是一個共產主義者，他的妻子是一個共產主義者，在長江流域的城市中違法地工作着。他在山上只留住不多幾天，就由參謀部派到北面去，到蓮花區域去領導遊擊戰。

當紅軍是飢餓着並抵抗着的時候，彭德懷在一個時期中會加入社會革命的黨派過。他在將來是中國紅軍的一個最有力量的司令。一個智識者，一個有訓練的軍事家，一個共產主義者，後來他的名字傳遍全球了。像其他紅軍領袖一樣的他變成被壓迫階級中的一個英雄！像別個紅軍領袖一樣，他在全世界資本主義者的報章上是被誣為一個土匪，一個強盜和竊賊了。

秋天，充滿着流血的戰爭，過去了；冬天來臨了。雪降落來，井崗山坡上是結起冰了。紅軍沒有冬衣；那些人們在他們的破棉衣裏戰慄着。每一星期過去，他們變得更瘦削些。他們對飢餓和虱子奮鬥着。人們生病而死掉了，有些人咳着肺病者的可怕的咳嗽，可是他們戰鬥着直到不能站立時為止。他們中的許多人蹣跚或爬行到一些冷僻的地方去，以最後一粒子彈結束他們的生命——因為去躺在擠滿人的醫院中等死，吃着活人所需要的食糧，在他們是不願意的。

紅軍戰士的女人們到處徘徊，骨瘦如柴。有些人在沉默中服侍受傷者，以無限止的熱愛和忍耐救護他們。可是有些人跑到她們的丈夫前面，怨恨地把她們手中的死孩伸給丈夫看。

雖然是這樣子，井崗山附近城市和村鎮上的白軍仍在恐懼井崗山上紅軍之中生活者。對他們，便是充滿着恐怖的，而每一株樹木，每一個角落，每一個黑影裏都似躲着一個眼眶深陷的便衣兵。在夜裏搖擺的瘦削的人們靜靜地從井崗山下來，突襲白軍陣地，屠殺，搶奪食糧和子彈。他們把他們自己的受傷者和戰死者帶回去，

而在突圍而出時他們時常把敵軍受傷者抬去。他們把這些受傷的敵兵放在井崗山上醫院裏，於是放他們回到舊部去告訴白軍，紅軍爲什麼要戰鬥。

當這個黑暗的飢餓年頭完結了，共產黨分部，參謀部，兵士委員會和赤衛隊的代表聚集開會。他們討論擊破大包圍或是一個新戰略。

這個包圍的可能是沒有討論。這不成一個問題。一個衝破這個包圍與擴展革命到江西南部去是提出了。彭德懷須從北面召回來。他能夠從這條艱難的可是稍微佈防的北路打進去的。他能夠管理井崗山，並和王某的部隊連合了，未肅清白軍，重把井崗山建成一個蘇維埃區域。朱德和毛澤東是率領了第廿八團和第三十一團及一個特別部隊，衝破封鎖線而肅清白軍，向南迅速前進，開始遊擊戰。當白軍是調去追擊時，彭德懷即攻擊甯岡。

日子過去了，當彭德懷從北面殺進來時，井崗山上的紅軍出去接應。新戰略開始實行。彭德懷帶一千人留守，而醫院裏的好幾百病人和傷兵是在他的保護下。一度在暴動中領導湖南礦工的孫鐵匠留下來負責紅軍兵工廠，可是許多和他一起工作

的鋼鐵工人要和朱毛一起走了。朱德的妻子，張姑娘，現在是一個憔悴的襁褓的女人了，也走。青年號平余剛編入幫同衝破這條封鎖線的隊伍裏面。

由朱德和毛澤東指揮的廿八團和第三十一團最後預備好出發了。在他們的腰部掛着幾月來從戰爭中奪獲的手榴彈。奪獲的炸彈均分給留守的人們和出征的人們，輕重機關鎗也是這樣。而子彈是小心地積聚起來的。每個人分得這麼多。

這是一月十四日下午。朱德和毛澤東率領他們的部下從蕭山峻峭的不防禦的峭壁上跑下去，白軍以為只有野獸能在那兒走路的。他們小心地在靜默中下來，和狐狸一樣的小心和敏捷。他們在夜裏到達山脚，衝過敵軍陣地的邊線，於是開始迅速地跑過一個郊野，它的每一座山和每一條河都是他們所熟悉的。

他們預定在天明前到達永新。可是在一羣村落中間，他們被發現了地主開始敲鑼，它在靜寂的黑暗中響着。火炮開始在圍繞着他們的家宅的高牆上燃起來。在別處有響應的火炬。屯駐在地主家裏的白軍在恐怖中躲藏着，可是地主穿了小衣在院子裏跑着，推着並咒咀着他們因為他們的懼怯。

『到牆上去，跑出去打啊！』地主和他們的女人叫着。

兵士們一小羣一小羣的立着，回答：

『假如你要我們出去打紅軍——請你率領我們出去！』

所以紅軍迅速地前去，在警報能夠傳到這樣遠之前他們到達永新了。

在永新，許多工人和農民接應他們，開放城門，並領導他們到白軍宿駐的廟宇和房屋那面去。

紅軍的手榴彈和炸彈丟進窗去，打毀那房屋的各處。裏面受驚的兵士開始叫喊並在黑暗中自相殘殺，而紅軍進佔他們的軍需儲藏所了。工人和農民們用一種迅速的効力幫助他們擊落那些門戶而取得子彈和鎗炮。於是每個角落都出現了挑着兩大担米的農民來。當紅軍穿過城去時，這些工人和農民，背負着子彈和米，以一種緩慢而穩健的步伐跟在他們的旁邊跑，這種緩跑才使他們能夠勝任一個長距離的路程。於是包圍井崗山的白軍開始追擊，而這個封鎖是破壞了。

在井崗山，彭德懷率領了他的部隊進攻甯岡。從鎮市和村落裏，大羣的人跑來

加入，而在可怕的流血衝突中他們遭遇到××軍隊。甯岡是又給紅軍佔領了。

可是甯岡的重佔領是很短的。一星期未到，白軍反攻了，分三路進攻，每路有三團兵力。於是紅軍，赤衛隊，和農民們又退回井崗山。

白軍前進攻擊井崗山的大路，三隻飛機從贛江邊的吉安城飛來助戰。

彭德懷堅守通井崗山的大路四日四夜。可是空軍的襲擊迅速地消滅他的部隊。於是他帶了五百人，留下王某守那條路，他企圖衝破圍攻者的隊伍以逐走他們，激烈地戰爭着，到達郊外，而向南前進了。

可是很少的白軍給消滅了。留在井崗山上的紅軍被逼迫而逐漸後退，在一個山脊上據守。可是白軍並不追擊他們。他們却跑上那些山谷和山坡向紅軍根據地去了。

二天之後，在這個山脊據點上的紅軍才明瞭，白軍只在井崗山上轟炸了一次，而現在已退回平原去了，他們回到他們的老根據地去。可是他們帶着不安的預測回去的，因他們熟知那些軍閥的手段。

當他們回到他們從前的根據地時，他們瞧到那八個村落是幾堆灰燼了。最後留守的居民的屍體是混雜在灰燼裏面。

紅軍兵工廠是毀滅了，企圖抵抗的工人的屍體躺在毀壞的機器中間。軍事訓練學校已炸成瓦堆了。

當他們到達六百以上的病人和傷兵躺着的軍醫院時，紅軍跑得更迅速了。

紅軍站在他們的醫院前面。大廳的一面牆壁已推倒在裏面了，病人和傷兵的屍體給埋在裏面。在別的房间裏的傷兵，給刺刀斫碎了頭，割破了嘴吧，刺破了肚皮的躺着。男女看護雜躺在這些死屍中間。

女隊長芝梅給剝去衣裳，她的乳部給一片片的割去。死着，像活着一樣的，她的嘴唇是薄而堅決的，她的睜開的眼睛黑而有光。

孫鐵匠合仆的躺在地上，他的頭打碎了，穿着襤褸衣裳的憔悴的屍體。在他的近旁僵着三個寧岡的農民，他們棕色的瘦手臂幾乎像他們用以作戰的長矛一樣瘦了。在冬天的寒冷下，臉硬而冰冷了；他們瘦削的棕色的臉是顯露出一種嚴肅的尊嚴。

表情。

紅軍靜默地在他們被屠殺的同志們的屍體中來往，他們自己的嘴唇似乎變得和死人的嘴唇一樣地冰冷了。

一陣寒冽的冬風吹過井崗山。這陣風打擊着毀壞的房屋，嗚咽地穿過這個醫院的大廳，掀動死者的衣裳。這陣痛切地號哭着，好似壓在一個深刻的悲悼裏，一個永不完結的錯誤裏。

譯者

士

毅

出版兼發行

上海明明書局

實價

每冊國幣二角

代售

全國各大書局